

毛詩

卷十至卷十一



小雅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

27

00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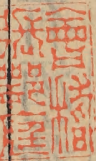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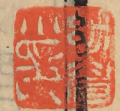
諸暨圖書館
ZHANJI LIBRARY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

27

毛詩註疏卷第十



漢鄭

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南有嘉魚之什詁訓傳第十七

陸曰自此至菁菁者義六篇并亡篇三是

成王周公之小雅成王有雅各公有雅德二人協佐以致太平故亦茲為正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

也



樂得賢者與共立於朝相燕樂也

○樂與音洛又音樂

徐五教反序文同太平音泰後太平皆同朝直遙反下注同燕樂音洛下注皆同



南有嘉魚

四章章四句至共之。正義曰：作南有嘉魚之詩者，言樂與賢也。當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君子之人已在位，有職祿，皆有至誠篤實之心，樂與在野有賢德者共立於朝，而有之願俱得祿位，共相燕樂。是樂與賢也。經四章，皆是樂與賢者之事。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



江漢之間，魚所產也。罩罩，筐也。



云：烝，塵也。塵然，猶言久如也。言南方水中有善魚。

人將久如而俱罩之，遲之也。喻天下有賢者在位之。

人將久如而並求致之於朝，亦遲之也。遲之者，謂至。

誠也。

○烝，之承反。王衆也。罩，張敎反。徐又都學反。字林：竹卓反。云：捕魚器也。箬，助角反。郭云：捕魚籠。

也。沈音穫。又音護。說其形。非罩也。遲，直冀反。下同。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云君子斥時在位者也式用也用酒與賢者燕飲

而樂也

樂音洛協句五教反得賢致酒歡情怡暢故樂

疏

南有至樂。正義曰言南方江

漢之間有善魚人將父如俱往罩而罩此善魚者人之所欲已自將罩以求之則思遲此魚皆欲得之矣以興在野天下之處有賢者時在朝君子久如並各樂而求之有至誠之心思遲此賢者欲致之於朝猶罩者之願魚也君子既至誠如此遂得賢者共立於朝君子之家有酒矣在野賢者嘉善之賓既至用此酒與之燕飲以復歡樂耳心遲其來至即嘉樂是至誠樂與賢也。○江漢至篴也。○正義曰言南知江漢間者以言善魚南方魚之善者莫善於江漢之間且言善魚者謂大而衆多大大之魚必在大水南方大水唯江漢耳必取善魚者以喻賢者之有善德也此實與不云興也傳文略三章一云興也舉中明此上下足知魚雖皆興也釋器云篴謂之罩李巡曰篴編細竹以為罩捕魚也孫炎曰今楚篴也郭璞曰今

魚罩然則罩以竹爲之無竹則以荆故謂之楚篚重
 云罩罩者非一也。○釋言文釋詁云塵久也鄭欲烝爲久故言烝塵也又
 云塵然猶言久然爲如也不言烝爲衆者以此罩魚
 喻求賢久如欲往罩之是欲魚之甚以興君子久如
 欲求賢爲思遲之極若以爲衆止見求魚之多無關
 思遲之義則於至誠之事不顯故云遲之謂至誠也
 重言罩罩衆自明矣不假復言衆也故云人將俱往
 是衆可知喻天下有賢在位之人久如竝求之斯卽
 在朝之君子衆皆求賢其效與俱皆出經重罩而求
 也。○釋義曰君子斥時在位者。正義曰鳧鷖與此序皆
 云太平之君子彼注云君子謂成王與此不同者以
 彼序云能持盈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經陳祭
 天地宗廟是太平之君子爲有神之主非王不然故
 知君子謂成王此序云樂與賢者共之言與言共是
 等夷之稱非人君之辭故知斥在位者也且人君求
 賢至誠不足以爲美矣人臣事君多在專利以文仲
 之賢尚稱竊位知賢不妬自古所稀假有舉薦或事

不獲已至誠者寡今太平君子至誠樂賢故所以為美耳下章箋曰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之似斥成王者此言君子博闢朝廷公卿孝經唯士言爭友大夫以上則有爭臣是公卿之於下民有臣之道且人之進賢唯善所在公叔文子升家臣於公所樂之賢或是已之私屬故箋言臣以通之王肅孫毓亦以為在位朝廷之求賢則毛亦不斥成王明矣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

傳 汕汕櫟

也。云櫟者今之撩罟也。**傳** 汕所諫反櫟也說文云魚遊水貌櫟側交反宇或

作巢同撩力甲反又**傳** 櫟謂之汕李巡曰汕以薄汕力條反沈力到反

魚孫炎曰今之撩罟皆以今曉古**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傳** 衍樂

也。且反。衍苦**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傳** 興也纍蔓也**箋** 云

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也。**傳** 力追反本亦作纍同下

遐嫁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云綏安也與嘉賓

燕飲而安之鄉飲酒曰賓以我安



南有至綏之。正義曰言南方

有樛然下垂之木甘瓠之草得上而纍蔓之以與在位有下下之君子故在野賢者得往而歸就之言君子

子之家有酒矣在野賢者嘉善之賓既來則用此酒

燕飲而安之。



鄉飲酒曰賓以我安。正義曰按

南面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

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則此文

在燕禮矣言鄉飲酒者誤也定本亦誤以南陔與由

庚之箋皆辨飲酒燕禮連言之故學者加鄉飲酒於

上後人知其不合兩引故畧去

燕禮焉今本猶有言燕禮者



翩翩者騅烝然來思云壹宿者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



騅壹宿之鳥



云壹宿者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

21

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我將久如而來遲之也

翻

音篇雖音佳

本亦作佳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息

疏

云又復也

以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

○復扶又反下同

疏

翻翻至又思○正義

曰上章云君子思遲賢人此章言賢者願往翩翩而飛者是雖鳥也此鳥由壹意於其所宿之木故久如欲來所以翩翩而飛來集于木也以喻在野之賢者有專壹之意我君子亦久如願來今來在于我君子之家有酒矣與此在野賢者嘉善之賓既來用此酒與之燕又燕也思皆為辭燕又燕類與之燕言親之甚也○**疏**云壹宿至遲之○正義曰毛言壹宿義微故申之云壹宿者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夫擇木之鳥慈謹故將宿於木專壹其心故特以雖鳥為喻以鳥之擇木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此我謂君子也將久如而來遲之者賢者遲君子物類相感所以相

思遲之也定本式燕又息下有箋云又復也以
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也俗本多無此語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

矣圖人君得賢則其德廣大堅固如南山之有基

趾○為如字
又于偽反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圖興也臺夫須也萊草也圖云興

者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

以自尊顯○萊音來夫音符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

萬壽無期圖基本也圖云只之言是也人君既得賢

者置之於位又尊敬以禮樂樂之則能爲國家之本

得壽考之福

○樂樂七音岳下音洛

知

南山至無期○正義曰言南山所以得高峻者

以南山之上有臺北山之上有萊以有草木而自覆蓋故能成其高大以喻人君所以能令天下太平以人君所任之官有德所治之職有能以有賢臣各治其事故能致太平言山以草木高大君以賢臣尊顯賢德之人光益若是故我人君以禮樂樂是有德之君子置之於位而尊用之令人君得爲邦家太平之基以禮樂樂是有德君子又使我國家得萬壽之福無有期竟所以樂之也○**臺**夫須萊草○正義曰臺夫須釋草文舍人曰臺一名夫須陸璣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爲蓑笠都人士云臺笠縮操傳云臺所以禦雨是也十月之交曰田卒汙萊又周禮云萊五十畝萊爲草之總名非有別草名之爲萊陸璣疏云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烝以爲茹謂之萊烝以上下類之皆指草木之名其義或當然矣此山有

草木成其高大而車牽箋云析其柞薪為蔽岡之高者以興喻者各有所取若欲觀其山形草木便為蔽障之物若欲顯其高大草木則不端矣

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云光明也政

教明有榮曜

良反

○疆 羸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

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云已止也不止者

言長見稱頌也

○杞音起草木疏云其樹如檮一各狗骨

南山有栲北山

有栲



栲山栲栲櫛也

○栲音考栲女九反栲勑居反櫛音意

樂只君

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眉壽秀眉也



云遐遠也遠不眉壽者言其近眉壽也茂盛也南山

有枸北山有棟

傳

枸枳枸棟鼠梓

○枸俱甫反棟音庾楸屬枳諸氏反

疏

枸枳至鼠梓。正義曰枸釋木無文宋玉賦曰枳枸來巢則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陸璣疏云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今宮園種之謂之木蜜泐鼠梓

釋木文李巡曰鼠梓一名棟郭璞曰楸屬也陸璣疏曰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是也

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傳黃黃

髮也耇老艾養保安也

○耇音苟壽也艾五益反沈音刈

疏

髮耇老黃黃

○正義曰釋詁云黃髮耇老壽也舍人曰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孫炎曰耇面凍梨色如浮垢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疏此

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聞歌魚麗笙由

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

世亂而亡之燕禮有所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

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
三篇

義與南咳等同依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崇丘在南山有臺前今同在此者以其俱亡使相從

耳間古
疏由庚萬物至其辭。正義曰有其義而亡其辭亦毛氏所著於後行別記之。

疏此三篇至之處。正義曰此鄭亦本其所用所亡之事也此三篇鄉飲酒燕禮亦用焉亦者亦南

亥等也卽言其事之用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儀鄉飲酒燕
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鄉飲酒燕
禮二篇俱有此辭也言間歌者堂上與堂下遞歌
不比篇而間取之笙者在笙中吹之所以亡者亦
遭亂而亡亦如南陔等遭戰國及秦之亂而失之
也因此亡詩事終更述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
新宮亦詩篇名也以對鹿鳴而入管用故知詩篇
名也辭義皆亡今無以知其篇第所在之意也篇
第所在皆當言處云之意者以無意義可推尋而
知故云意也按魚麗武王詩也而與嘉魚間歌南
陔等三篇亦武王詩也乃在堂下笙歌之是武王
之詩得下管用之也新宮制禮所用必在禮前而
作不知武王詩也成王詩也此箋因亡詩事終而
言之耳不謂當在成王詩中故曰無以知其篇第
之意也按禮射義諸侯以狸首爲節以彼類之當
在召南但召南無亡詩之比故鄭於譜言辭義皆
亡者對六篇有義無辭新宮并義亦無故言皆亡
不謂已爲作序與經俱亡若子夏爲之作序何由

辭及目篇并六月連序並無存者以此知孔子錄而不得子夏不為之序也左傳昭二年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計孔子時年三十餘矣所以錄不得者詩之逸亡必有積漸當孔子之時道衰樂廢自宋公賦新宮至孔子定詩三十餘年其間足得亡之也聖人雖無所不知不得以意錄之也

蓼蕭澤及四海也



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國在九州之外雖有大者爵不過子虞書曰州十

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蓼音六薄音博諸本作外敷注音芳夫

反四海海者晦也地險言其去中



蓼蕭四章章六句至四海

○正義曰作蓼蕭詩者謂時王者恩澤被及四海之國也使四海無侵伐之憂得風雨之節書傳稱越裳氏之譯曰吾受命吾國黃耆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遠往朝之是澤及四海

之事經四章皆上一二句是澤及四海由其澤及故
其君來朝王燕樂之亦是澤及之事故序總其曰
焉經所陳是四海君蒙其澤而序漫言四海者作
者以四海諸侯朝王而得燕慶故本其在國蒙澤
說其朝見光寵序以王者恩及其君不可遺其臣
見其通及上下故直言四海以廣之。九夷至
五長。正義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釋
地文李巡曰九夷在東方八狄在北方七戎在西
方六蠻在南方孫炎曰海之言晦晦闇於禮儀也
維師謀我應注皆與此同職方氏及布憲注亦引
爾雅云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數既不同
而俱云爾雅則爾雅本有兩文今李巡所注謂之
四海之下更三句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
狄在北方此三句唯李巡有之孫炎郭璞諸本皆
無也李巡與鄭同時鄭讀爾雅蓋與巡同故或取
上文或取下文也爾雅本有二文者由王所服國
數不同故異文耳亦不知九夷八狄七戎六蠻正
據何時也此及中候直言四海不列其數故引上

文解之職方列其國數唯五戎六狄與爾雅六戎
 五狄上下不同餘則相似故據下文也布憲則秋
 官承夏官之下故同於職方焉周禮注據爾雅下
 文八蠻六戎五狄當四海者以明堂位陳周公朝
 於明堂之時其數與之等是周時之驗故據之焉
 明堂位與職方不同者鄭志答趙商云戎狄之數
 或五或六兩文異耳爾雅雖有與周皆兩數耳無
 別國之名不甚明故不定之也是鄭疑兩文必有
 一誤但無國數可明故不敢定之耳四海之於王
 者世一見耳此經說四海來朝應是攝政六年時
 事當與明堂位同直以漫言四海故取爾雅上句
 謂之四海之文充之其實此當八蠻六戎五狄也
 國在九州之外者明四海不屬九州其州長所不
 領故周禮曰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是也若
 然下文蠻荆謂荆州之蠻竟典曰流共工于幽州
 注云幽州非裔則四海亦有在九州之內者矣言
 外者以人凡化內非州牧所領則謂之四海之國
 其境所居不妨在九州之內禹貢萬里大界盡以

九州目之故得有荊州之蠻及幽州爲北裔也曲禮曰其在東夷非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是雖有大者爵不過子也大者曰子小者曰男而已左傳曰驪戎男是也若殷爵三等無子男則四夷之君爲伯爵也而書序曰武王勝殷巢伯來朝注云巢伯南方諸侯世一見者以武王卽位來朝是九州外諸伯又虞書曰州有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明四海是九州之外也何者旣言州十有二師是九州之內立師也又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是四海在九州之外矣所引者臯陶謨文也檢鄭注尚書經作外薄今定本作外敷恐非也彼注云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之師以佐其牧外則五國立長使各守其職此建五長卽下曲禮所謂子故彼注云子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爲之子子猶牧是也按彼上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鄭以爲禹治水輔成五服土方萬里以七千里內爲九州七七四十九千里者之方四十九以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分之各得方

千里者六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七十里之國
四百五十里之國八百計一州有一千四百國以
二百國為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國
以百國立一師故州有十二師鄭又云八州九千
六百國又四百國在畿內以子男備其數是鄭
計充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王帛者萬國之文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兮傳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漙漙然

蕭上露貌



云興者蕭香物之微者喻四海之諸侯

亦國君之賤者露者天所以潤萬物喻王者恩澤不

為遠國則不及也

○漙息敘反長如字
又張丈反為于偽反

既見君子我

心寫兮



輸寫其心也



云既見君子者遠國之君

朝見於天子也我心寫者輸其情意無畱恨也燕笑

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云天子與之燕而笑語則遠

國之君各得其所是以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



蓼彼至處兮。正義曰言蓼然長大者彼蕭斯也。此蕭所以得長大者由天以善露潤之使其上露

滑滑然盛兮以故得其長大耳以興得所者彼四夷之君此四夷之君所以得所者由王以恩澤及之使其恩澤豐多故令其得所耳然此蕭是香物之微者天不以其微而不潤也喻四海諸侯乃國君之賤者王不以其賤而不及也遠國既蒙王澤乃來朝見自言已既得朝見君子之王者我心則輸寫盡兮無復畱恨在國恐不得見今來得見則意盡也朝之後王又與之燕飲而笑語兮感王之恩皆稱揚王之德美是以使王得有聲譽又常處天子之位兮言為天子所保不憂危亡也。蕭蒿至露貌。正義曰釋草云蕭菝也李巡曰菝一名蕭郭璞曰即蒿也下草瀼瀼泥泥皆重言故此亦為滑滑也滑滑露在物之狀

故為蕭上露貌。蕭香至賤者。正義曰：生民曰

取蕭祭脂，郊持牲曰藝蕭。合馨香是蕭為香物也。雖

香而是物之微者，以喻四海諸侯亦是國君之賤者。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

瀼露蕃貌。乃剛反。蕃音煩。漢如羊反。徐又。既見君子為龍為光。

龍寵也。云為寵為光。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已也。

○被皮。其德不爽，壽考不忘。爽差也。既見至不

寄反。曰言遠國之君蒙王恩澤，今皆來朝。既得見君子之

王者為君所寵遇，為君所光榮，得其恩意，又燕見笑

語使四海稱頌之不忘也。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泥泥濡也。

乃禮。既見君子，孔燕豈弟。豈樂弟易也。云孔甚

燕安也。豈開在反。本亦作愷。下同。後豈弟放此弟

如字。本亦作悛。音同。後皆放此。樂音洛。下篇

同易夷
豉反

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傳為兄亦宜為弟亦宜

傳

既見至壽豈。正義曰遠國之君既朝見君子為君子所接遇故皆甚安而情又喜樂以怡易也君子既接遠國得所而又燕見以盡其歡身君子為人

之能宜為人兄宜為人弟隨其所為皆得其宜故能有善德之譽壽

豈樂之福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

傳

濃濃厚貌

○

女龍反又

既見君子隴草冲冲和鸞雛雛萬福攸同

傳

隴轡也草鸞首也冲冲垂飾貌在軾曰和在鏹曰

鸞

云此說天子之車飾者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

乘車迎于門是以云然攸所也

○隴徒彫反冲直弓反徐音同又音敕弓

反軾音式

傳

既見至攸同。正義曰言遠國之君既鏹彼苗反見君子之王者又蒙垂意燕見於已說

其燕見之車飾君子所乘燕見之車隆皮以爲轡首
之革垂之冲冲然其在軾之和鈴與衡鑣之入轡其
聲離離然乘是車服屈已之尊降接卑賤恩遇若是
是王爲主得所故宜爲萬福之所同皆得歸聚之○
○**轡**轡也至曰轡○正義曰釋器云轡首謂之革郭
璞曰轡鞞也然則馬轡所鞞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
革隆皮爲之故云隆革轡首垂也隆革卽言冲冲故
知垂飾貌在軾曰和和亦鈴也以其與轡相應和故
載見曰和鈴央央是也在鑣曰轡謂轡鈴置於馬之
鑣郭璞曰鑣馬勒傍鐵也言置鈴於馬口之兩傍此
無文也故鄭不從之禮記注云轡在衡駟鐵箋云置
轡於鑣異於乘車是鄭以乘車之轡不在鑣知此天
子所乘以迎賓則亦乘車也轡不當在鑣矣此箋不
易之者以駟鐵已明之此從可知也○**○**此說至然
○正義曰旣見君子卽言隆革冲冲和轡離離是見
君子車上有此飾故知飾天子之車飾也解所以得
見天子車飾者以諸侯燕見天子必以車迎於門是
以云然此旣見天子之言爲朝見之後則燕見之皆

是見君子之事故蒙上既見之文也知燕見迎諸侯者以王唯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耳其朝宗當迎之故秋官大行人說車迎之法賓主步數從六服諸侯尚有車迎則四夷之君車迎可知燕主歡心不可不接既然迎接不得無車故燕禮云若四方之賓公迎之于大門內是燕有迎法也以唯首章言燕笑語今是燕時事故知此見車節亦是燕時事案大行人上公九命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侯伯以七為節立當前侯擯者四人子男以五為節立當車衡擯者三人注云王立當軹文鄭注下曲禮以春夏受贄於朝受享於廟以生氣文也秋冬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鄭又以覲禮不出迎諸侯則冬遇亦不迎然則秋冬燕見亦無出迎之法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

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

○湛直減反

疏

至諸

侯。正義曰作湛露詩者天子燕諸侯也諸侯來

朝天子與之燕飲美其事而歌之經雖分別同姓

庶姓二王之後皆是天子燕諸侯之事也蓼蕭序

云天子此及彤弓獨言天子者此及彤弓燕賜諸

侯之事既言諸侯不得不言天子以對之蓼蕭序

不言諸侯文無所對故不言天子也四章雖皆說

天子燕諸侯之事而皆首章見天子於諸侯之義

下三章見諸侯於天子之事首章言王燕諸侯雖

至於夜畱與飲燕無問同姓異姓皆不醉不歸是

天子恩厚之義也下三章及分別說之二章言同

姓則成夜飲之禮非同姓讓之則止三章言庶姓

卒章言二王之後不得成其夜飲故云善德善儀

言其不至於醉也首章直言湛湛露斯不指所在

之物總下章云草木也故下章各言草木以充之

以同姓一類故廣舉豐草庶姓非一族之人喻以

異類之木二王之後同為天子所尊譬之同類之

木各取其所象也豐草杞棘言露在桐椅不言露
在承上露在可知天子燕諸侯之義備於此矣不
言異姓與三恪者兄弟甥舅禮不同要夜飲之義
非宗不可則異姓從庶姓禮也三恪卑於二代其
亦在異

姓中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

傳

興也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晞

乾也露雖湛湛然見陽則乾

傳

云興者露之在物湛

湛然使物柯葉低垂喻諸侯受燕爵其義有似醉之

貌諸侯旅酬之則猶然唯天子賜爵則貌變肅敬承

命有似露見日而晞也

○晞音希

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傳

厭厭安也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

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滌宗也。



云天子燕

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爾族人猶羣

臣也。其醉不出不辭出猶諸侯之儀也。飲酒至夜猶

云不辭無歸。此天子於諸侯之儀。燕飲之禮宵則兩

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

厭於鹽反。韓詩作情。情和悅之貌。滌息列反。

王無歸。正義曰：湛湛然在物上者，露斯也。此物得

露而湛湛然，柯葉低垂，非見日之陽則不得乾而舒

放也。以興諸侯受王燕飲而巍巍然威儀縱弛，非天

子之賜爵則不承命而嚴肅也。是王燕諸侯，恩厚至

於厭厭安閒之夜，尚與燕飲，其意慤勤，以畱賓客言

不至於醉不得歸也。湛湛至陽日。正義曰：此

怪物而湛湛是盛也。興王降厚於諸侯，故以盛為喻。

以陽為乾物，故知日也。露之至而晞。正義曰

以陽為乾物，故知日也。露之至而晞。正義曰

以陽為乾物，故知日也。露之至而晞。正義曰

雷之所需必在草木此言所社以總下文故箋亦順
經直言社物物正謂下章豐草杞棘也柯謂枝也露
在於葉則令柯亦低故言柯葉低垂草木通然非木
柯而草葉也此燕諸侯之詩露比王燕諸侯物得露
而低猶諸侯得酒而醉故喻諸侯受燕爵其威儀有
似醉之貌也其醉必在燕木諸侯旅酬則然以舉行
旅酬燕末之事故以露見日而乾喻諸侯有承命之
事燕之天子有命唯賜爵再故言唯天子賜爵則貌
變肅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乾也。○夜飲至灑宗
○正義曰楚茨云備言燕私傳曰燕而盡其私恩明
夜飲者亦君雷而盡私恩之義故言燕私也解夜飲
之意言宗子將有事族人皆入待宗子或與之圖事
則當飲之酒若宗子不飲之酒使不醉而出是不親
族人也若族人飲宗子酒至醉仍不出是灑慢宗子
也言此者明宗子之義族人雖醉尙雷之飲族人之
義雖不至醉亦當辭出不得盡宗子之意是主法自
當雷賓賓則可以辭主去天子於諸侯義亦當然書
傳曰既侍其宗然後得燕燕私者何而與族人飲飲

而不醉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與此傳同毛伏俱
 大儒當各有所據而言也。天子至大燭焉。正義曰申毛之意言傳所稱宗子飲族人之事者以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耳。天子比宗子族人比羣臣是假託之也。族人至醉而有出有不出之二塗猶諸侯至醉亦當辭出若不辭出是滯慢王也是以諸侯皆當辭出但王得其辭異姓則聽之出同姓則留之飲也。又解燕飲當以晝所以淫飲至夜猶云不醉不歸者此天子於諸侯之義言天子與諸侯為主雖終日而未盡歡故留之夜飲使至於必醉也。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是燕必至夜故欲留之夜飲也。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闈人為燭於門外是兩階門庭皆有燭也。彼兩階與門言執燭唯庭言大燭此云皆設大燭者因彼有大燭總而言之。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

飲在宗載考



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



云豐草喻

同姓諸侯也載之言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
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昔者陳敬仲
飲桓公酒而樂桓公命以火繼之敬仲曰臣卜其晝

未卜其夜於是乃止此之謂不成也

○飲桓公於鳩反

考○正義曰湛湛然者彼露斯也此露在彼豐草之上豐草得露則湛湛然柯葉低垂以興王之燕飲於彼同姓諸侯此同姓諸侯得王燕飲則威儀寬縱也王與歡酬至於厭厭安閒之夜留之私飲雖則辭讓以其宗室之故則留之而成飲不許其讓以崇親厚焉○**夜**飲至不成○正義曰鄭以經言載考言則成對有不成者既天子欲留之而有不成者明是賓讓之也故言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讓之則止也獨言庶姓除同姓皆爾故以庶姓總之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至於止莊二十二年

左傳有其事引之以證異姓不得成夜飲之義故云此之謂不成也飲桓公酒者桓公至敬仲之家而敬仲飲之酒也故鄭志答張逸云時桓公館敬仲若哀公館孔子之類杜預亦云桓公賢敬仲之故幸賢人之家是也言卜晝不卜夜者服虔云臣享君必卜示敬慎也此燕諸侯王爲之主彼桓公飲酒敬仲爲主而得證此者君適其臣君爲主人其進退有君所恭敬仲之辭與諸侯之讓同故得爲證也

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云杞也棘也

異類喻庶姓諸侯也令善也無不善其德言飲酒不

至於醉



湛湛至令德。正義曰湛湛然者露斯此

湛然柯葉低垂以興王之燕飲在彼庶姓之諸侯此庶姓諸侯得王燕飲皆威儀寬縱也此庶姓明信之君子雖得王之燕禮飲酒不至於醉莫不皆善其德使之無過差

其桐其椅其實離

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離離垂也



云桐也椅也

同類而異名喻二王之後也其實離離喻其薦俎禮

物多於諸侯也飲酒不至於醉徒善其威儀而已謂

咳節也

椅於宜反木名也咳節古哀反字亦作械音柯戒也



其桐至令儀

而蕃多以興其祀也其宋也若於王燕之時其薦

俎衆多而於王為客加其厚恩故也此二王之後樂

易之君子雖得王之燕禮飲酒不至於醉莫不善其

威儀令可觀望也

其實至咳節○正義曰以此

變言在其實當燕之時唯酒與薦俎酒則樽不屬賓

賓所尊者唯薦俎耳昭二十五年宋樂大心曰我於

周為客是二王之後其尊與諸侯殊絕故知薦俎禮

物多於諸侯也此美天子之燕諸侯無不醉之理故

燕飲賓醉乃出是燕未必醉也此與上章善威儀箋

皆云不至醉者言其藉藉自持不至醉亂內實困酒
空善外儀故云徒善其威儀而已又言善儀早晚謂
咳節當奏咳夏之節猶善威儀以其美人必舉其終
故知當咳之節也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
奏咳夏取所執脯以賜鐘人於門內雷遂出是也天
子燕諸侯之禮亡故據燕禮以况之二王之後燕罷
而出不必
奏咳夏

湛露四章章四句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

功王饗禮之於是賜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矢于凡

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

○彤徒冬反彤弓赤弓也愾苦愛反很也杜預

云很怒也說文作餼火旣反云怒戰也茲音盧黑弓也木或作旅字訛



彤弓二章章六句至

諸侯。○正義曰：作彤弓詩者，天子賜有勳諸侯，諸侯有征伐之功，王以弓矢賜之也。經三章，上二句言諸侯受王彤弓，是賜之事；下四句言王設樂饗疇而行饗，亦是賜之事故。云錫以兼之。○設樂饗至征伐。○正義曰：自諸侯敵王所餽盡旅弓矢，千除饗禮一句以外，皆文四年左傳甯武子辭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禮記王制文也。引左傳者，解有功賜之由。王賜諸侯非唯弓矢而已，獨言彤弓者，以弓矢為重故也。又引王制以明之言，敵王所饋者，敵者當也。饋，恨也。謂夷狄戎蠻不用王命，王心恨之，命諸侯有德者使征之。諸侯於是，以王命與師以討王之所恨者為讎敵而伐之，既勝而獻其所獲之功於王，王親受之。又設饗禮禮之，於是賜之弓矢也。獻功者，伐四夷而勝則獻之，其伐中國雖勝不獻，故莊三十一年左傳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是中國之功不獻，捷也。其獻唯四夷之功，乃獻之。其賜有功，則賜之不須要四夷之功始賜之也。晉文侯夾輔

周室平王東遷洛邑無伐四夷之功王亦賜之弓矢尚書文侯之命是其事也經先言受弓後說饗鄭先言饗禮之乃言賜弓矢者襄二十六年左傳曰將賞則加膳加膳則飲賜將欲賞人尚加殺膳况弓矢之賜賞之大者焉得無其禮也為賜以設饗而賜之故鄭先言饗也其饗之日先受弓矢之賜後受獻醕之禮也且王以賜弓為重故經先言賜後言饗之事也若僖二十八年左傳說晉文公敗楚於城濮獻功於王王饗醴命晉侯宥下乃言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以弓矢似先饗後賜者彼饗醴命宥別行饗禮非賜日之饗也故下未獻俘已酉設饗是先饗禮以勞其功他日乃賜之弓矢更加策命其賜之日別行饗禮則此經所云是與彼饗別也莊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倍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於時不賜特行饗禮以此知城濮之言饗禮者非賜日之饗賜之日實行饗禮而左傳甯武子云以覺報宴者杜預云歌彤弓者以明報功宴樂非謂賜時

設饗禮審武子所言及晉文侯文公所受皆并有
茲弓此詩獨言彤弓者以二文皆先彤後茲彤少
茲多舉重可以句輕故直言彤弓也有弓則有矢
言弓則矢可知故亦不言矢也傳文直云茲弓矢
千定本亦然故服虔云矢千則弓十是本無十茲
二字矣俗本有者誤也首章為總目下二章分而
述之以相成也毛以藏之者為藏之於其家以示
子孫先橐之乃載以歸後始藏於其家以藏為重
先言之藏於家受後之事致其意而言之非受時
也好之喜之由悅樂而賜之故舉之為總也饗之
是大禮之名右之醕之是饗時之事亦饗為總也
鄭亦首章為總但藏載於車卽是受時之事為異
耳

彤弓 弘兮受言藏之



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弘弛

鄭言我也







云言者謂王策命也王賜朱弓必策其

功以命之受出藏之乃反入也。○ 昭尺昭反說文云弓反也字林充小反

弛式 氏反 **我有嘉賓中心貺之**  貺賜也  云貺者欲加

恩惠也王意殷勤於賓故歌序之鐘鼓既設一朝饗

之  云大飲賓曰饗一朝猶早朝  飲於  形弓

○ 毛以為諸侯受天子所賜彤赤之弓昭然而弛既天子以此賜我我則於王受之矣既受之我當於家藏之以示子孫不忘大功也於時王既賜諸侯以弓又饗禮禮之我有嘉善之賓中心至誠而貺賜之以鐘鼓既為之設一旦早朝大設禮而饗之鄭以敘王之意言我彤赤之弓昭然弛今以賜諸侯則受策命之言與此賜之弓出而藏之乃反之入也餘同。 

彤弓至言我。正義曰彤赤故言朱弓周禮無彤弓之名言講德習射則彤弓周禮當唐弓大弓也夏官司弓矢有六弓王弧夾夷唐大鄭云六者弓異體之

名也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
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經曰唐弓以授學射者使者
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
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
公受王弓矢之賜也如是則鄭以此彤弓及茲弓於
周禮爲唐大故言勞者受得之後則以學射故云以
講德習射也但唐大者是其體強弱之名此彤茲者
爲弓色之異稱爲弓者皆漆之以禦後霜露漆之爲
色赤之而已彤旣是赤則知茲者爲黑也色以赤者
周之所尚故賜弓亦一而黑乎以赤爲重耳爲其體
同異未聞王以有功者受彤弓彤弓之賜周禮唐弓
大弓以授勞者此傳言彤弓以講德習射周禮唐弓
大弓以授學射者此彤弓必當唐大二者之中有之
耳其必當唐大亦未能審茲弓與彤弓俱賜勞者蓋
亦當唐大乎服虔云茲弓以射甲革槩質則以茲弓
當周禮之弧安得賜茲弓多彤弓少則體不得過之
而以彤爲學射當唐大合七成規茲弓爲王弧合九
成規準之周禮非甚差也周禮又有八矢弓弩各四

其弓之矢有在殺矰恆而恆矢云用諸散射鄭云散射謂禮射及習射與此講德習射事同則彤矢茲矢當周禮恆矢也。弨弛貌說文云弨弓反謂弛之而體反也。此言弨弛貌則受弓矢者皆定體之弓弛而賜之至於凡平敵體自出臨時之宜故曲禮有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弓定體未定體之事不與此同傳訓言為我不解藏義王肅云我藏之以示子孫也。言者至反人。正義曰鄭以此歌本敘王意故云有嘉賓既敘王意不得諸侯言我受藏之也。晉文公受弓矢之賜傳稱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此與彼同宜有策命故知言者謂王命策也。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之左傳策命晉侯之文是其事也。此直言藏之則受出藏之乃反入者以傳說晉文公既從命云受策以出出入三觀故知之。王意至序之。正義曰箋以言王中心以觀之是中誠實非飾貌矯情是慇懃於賓也。由王如此故復作詩歌而敘之解此彤弓之意以王中心之實故歌之以示法耳。大飲至早朝。正義曰饗者

烹太牢以飲賓是禮之大者故曰大飲賓曰饗謂以大禮飲賓獻如命數殺牲俎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是其禮盛也言一朝者言王殷勤于賓早朝而即行禮故云一朝猶早朝以燕如至夜饗則如其獻數禮成而罷故以朝言之昭元年左傳云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饗不終日

也形弓弨兮受言載之

傳 載以歸也

傳 云出載之車

也我有嘉賓中心喜之

傳 喜樂也

音洛

鐘鼓既設一

朝右之

傳

右勸也

傳

云右之者主人獻之賓受爵奠

于薦右既祭俎乃席末坐卒爵之謂也

音毛音又鄭如字薦右

也卒遵律反本或作啐

者誤也啐音七內反

傳

右勸。正義曰下章言

獻未得名為勸則勸者非以酒勸賓謂設饗禮勸其功也故成二年左傳曰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

勸有功是也此勸既非勸酒故卒章醕亦不得醕酒
傳醕報言為饗以報其功故左傳曰以覺報燕是也



右之至之謂正義曰按燕禮云主人筵前獻

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及位膳宰薦脯醢賓升筵

膳宰設折俎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於薦右與

取肺坐絕祭齊之興加於俎坐挽手執爵遂祭酒興

席末坐啐酒此鄭畧其事故言之謂右之者即此燕

禮所言奠於薦右之謂也彼啐酒即此卒爵爵即酒

也鄭以下言醕之為醕賓故此右之為當獻賓既獻

賓賓受而奠之於薦右是言之可顯明也之獻賓故

作者舉彤弓昭兮受言橐之橐韜也

以表之

吐刀反

弓衣也

我有嘉賓中心好之

好謔也

反說音悅

鐘

鼓既設一朝醕之

醕報也

云飲酒之禮主人獻

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講之醕醕猶厚也勸

也。醕木又作酬市。
由反酢才洛反
禮記 燕禮賓既受獻西階上北面

坐卒爵賓以虛爵降賓坐取觚奠於篚下盥洗卒盥
揖升酌以酢主人於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又曰遂
卒爵是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也又曰主人洗盥升騰
觚於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賓降筵北面答拜
主人坐祭遂飲又曰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於
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於薦東
是主人又飲而酌賓曰醕也其鄉飲酒亦然彼注醕
勸酒與此厚勸一也瓠葉傳曰醕導引主人又飲以
導賓而醕之此傳訓醕為報是傳意醕之
不施於飲酒明矣故王肅云醕報功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

之矣



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

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

○菁菁莪上子丁反下五

何反長張丈反下注同樂音洛下並注同選雲戀反

說文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至樂之矣○

正義曰作菁菁者莪詩者樂育材也言君子之為人君能教學而長育其國人使有材而成秀進之士至於官爵之君能如此則為天下喜樂矣故作詩以美之經四章言長養成就賜之官爵皆是育材之事也南有嘉魚言樂與賢也南山有臺云樂得賢者彼謂在位及人君於時樂求賢者本在上之心非下人所樂此則下人所樂樂君之能育材與彼別又經言喜樂者謂被人君所育者以被育有材得官爵而喜又詩言喜樂之者他人見之如是而喜樂之非獨被育者也作者述天下之情而作歌耳。樂育至官之。正義曰箋解樂育材者樂養之以至於材故言教學之漸至於官爵也王制云興立小學之學乃言若有循教者鄉人子弟鄉大夫餘子皆入學九年夫成名曰秀士又曰

命卿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官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大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卿升於大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又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注云進士可進受爵祿又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如是從鄉人中教之爲秀士是教學之從秀士漸至於進士是養之以漸也進士論材任官而又爵之是至於官爵之也其養成爲此五士是長育人材也進士是材之大成故官爵以進士爲主但人材有限官有尊卑其進士以下學已大成超踰倫輩亦可隨材任之不必要至進士始官之也卒章箋云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材無所廢是秀士以上皆可爲官也定本無進士二字誤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

傳

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

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

菁然



云長育之者既教學之又不得役也既見君

子樂且有儀



云既見君子者官爵之而得見也見

則心既喜樂又以禮儀見接



菁菁至有儀。正義曰言菁菁然茂盛者

蘿蒿也此蘿蒿所以得茂盛者由生在阿中得阿之
 長養故茂盛以興德盛者足學士也此學士所以致
 德盛者由升在彼學中得君之長育故使德盛人君
 既能長育人材教學之又官而用之故此學士既
 見君子則心喜樂且又有禮儀見接也又君子能養
 材與官又接之以禮故下所以歌之也言此養莪者
 以泚則有水之潤阿陵有所居之勢草得於中而長
 遂故言長也。傳莪蘿蒿。正義曰釋草云莪蘿蒿
 也舍人口莪一名蘿郭璞曰今莪蒿也陸璣疏云莪
 蒿也一名蘿蒿也生澤田漸如之處葉以邪蒿而細
 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萋蒿是
 也。官爵至見接。正義曰以下云錫我百朋得

祿之事故此樂者為得官而樂也既樂為官爵之又云且有儀且兼事之辭故為君子以禮儀接已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

傳

中沚沚中也

音止

既見君子

我心則喜

傳

喜樂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

傳

中陵陵

中也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傳

云古者貨貝五貝為朋

賜我百朋得祿多言得意也

傳

古者至得意。正義曰言賜我是入已

之辭故為得祿也言古者貨貝言古者寶此貝為貨也五貝者漢書食貨志以為大貝牡貝公貝小貝不成貝為五也言為朋者為小貝以上四種各一貝為一朋而不成者不為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為朋非總五貝為一朋也故志曰大貝四寸八分以上直錢二百一十文二貝為朋牡貝三寸六分以上直錢五十文二貝為朋公貝二寸四分以上直錢三十文二貝為朋小貝一寸二分以上

直錢一十文二貝為朋不成貝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
 舉古事而行五貝故知古者貨具焉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
 楊木為舟

載沉亦沉載浮亦浮
 云舟者沉物亦載浮物亦載

喻人君用人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才無所廢
 汎方

反 劔 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云休者休休然
 反美也 休虛虬

其沉物則載其浮物俱浮水上以與當時君子用
 其文者又用其武者俱致在朝言君之於人唯才是

用故既見君子而得官爵我心則休休然而美載飛
 載止及載震載育之類箋傳皆以載為則然則此載

亦為則言則載沉物則載浮物也傳言載沉亦浮箋
 云沉物亦載則以載

解義非經中之載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上海圖書館
ZHUJI LIBRARY

毛詩疏

卷十之一 二十四

及音問

子部

卷一

...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毛詩註疏卷第十

十一之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六月宣王北伐也



從此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

變小雅鹿鳴廢則和樂缺矣

樂音洛篇末註同缺若悅反

四牡

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

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

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

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

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

矣蓄勅六反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

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

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隍矣隍直類反由儀廢則

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

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夏戶雅反菁菁者莪廢

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

卷六 六月章

章八句至中國微矣。正義曰此經六章皆是北
伐之事序又廣之。言宣王所以北伐者由於前厲
王。小雅盡廢致令四夷交侵以故。況敘所廢之事
焉。鹿鳴言和樂且耽故廢則和樂缺矣。以下廢缺
其義易明不復須釋。由庚以下不言缺者敘者因
文起義明與上詩別。玉見缺者為剛君父之義不
言缺者為柔臣子之義。以文武道同故俱言缺。周
公成王則臣子也。故變文焉。由儀言萬物之生各
得其宜故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此與由儀全同
由庚言陰陽此言萬物者由庚言由陰陽得理萬
物得其道由儀則指其萬物生得其宜本之於陰
陽所以異也。此二十二篇小雅之正經王者行之
所以養中國而威四夷。今盡廢事不行則王政衰
壞中國不守四方夷狄來侵之中夏之國微弱矣。
言北狄所以來侵者為廢小雅故也。厲王廢之而
微弱宣王能禦之而復興故傳而詳之。而因明小
雅不可不崇以示法也。此篇北伐下篇南征蠻狄
之侵則有之矣。其戎狄則小雅無其事厲王之末

天下太壞明其四夷俱侵也江漢命召公平淮夷明是厲王之時淮夷亦侵也唯無戎侵之事蓋作者所以不言耳假使無戎侵亦得言四夷矣定本此序注云言周至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按集本及諸本並無此注首章傳曰日月為常周禮王建太常二章傳曰出征以佐其為天子是自於已之辭觀此則毛意此篇王自征也卒章傳曰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言與似共霸不去之辭者王肅云宣王親伐玁狁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追伐追逐乃至於太原如肅意宣王先歸於京師吉甫還時王已處內故言與孝友之臣處內也肅以鎬為鎬京未必是毛之意其言宣王先歸或得傳旨不然不得載常簡閱遣將獨行也則毛意上四章說王自親行下二章說王還之後遣吉甫行也故三章再言薄伐上謂王伐之下謂吉甫伐之也鄭以為獨遣吉甫王不自行王基鄭鄭之徒也云六月使吉甫采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唯常武宣王親自征耳孔晁云王親自征耳孔晁王

肅之徒也言六月王親行常武王不親行故常武
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非王親征也又
曰王奮厥武王旅嘽嘽皆統於王師也又王曰還
歸將士稱王命而歸耳非親征也按出車文王不
親而經專美南仲此篇亦專美吉甫若將師之從
王而行則君統臣功安得言不及王而專歸美於
下若王自親征飲至太賞則從軍之士莫不在焉
何由吉甫一人獨多受社故鄭以此篇為王不親
行也常武言王旅客可統之於王經云赫赫業業
有嚴天子說天子之容復何統乎又遣將誓師可
稱王意經言王曰還歸事在既克之後事平理自
當還在軍將所專制傳常假稱王命始還師也以
此知常武親征為得其實孫毓
亦以此篇王不自行鄭說為長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



棲棲簡閱

貌飭正也日月為常服戎服也



云記六月者盛夏

出兵明其急也戎車韋輅之等也其等有五戎車之

常服韋弁服也

○棲音西飭音勅依字從力修飾之字從巾不同也今人食邊作旁以為

脩飭之字借作勅音非駮求龜反閱音悅

玁狁孔熾我是用急**備**熾盛也



云此序吉甫之意也北狄來侵甚熾故王以是急

遣我

○熾反志反

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云于曰匡正也

王曰今女出征玁狁以正王國之封畿



六月至王國○毛以

為王當盛夏六月之時至以北狄侵急乃自征而禦之簡選闔擇其中車馬士眾棲棲然其所簡練戎車既皆飭正矣戎車所駕之四牡又駮駮然強盛王乃載是日月之常建之於車及兵戎之服以此而伐玁狁也王所以六月簡閱出兵者由玁狁之寇來侵甚熾我王是用之故須急行也王於是出行征伐以匡

正王之國也鄭以為吉甫受命六月北征即闞士衆
棲棲然所簡戎車既齊正矣所乘四馬皆強壯駉駉
然乃載是常從戎韋弁之服以出征也吉甫意云所
以六月行者以北狄來侵甚盛我王是用遣我之急
也王曰今汝出征獫狁以正王國之封畿我爰盛夏
而行也○**禮**棲棲至戎服○正義曰以棲棲非六月
之狀故為簡闞貌也日月為常春官司常文謂之王
旌畫日月也服戎服也即亦韋弁服也但分為二事
故與鄭異○**禮**六月至服○正義曰以征伐之詩多
矣未有顯言月者此獨言之故云記六月者盛夏出
兵明其急也春官中車掌王之五路草路以即戎故
知戎車草路之等也春官車僕掌戎路之倅廣車之
倅闕車之倅屏車之倅輕車之倅注云此五者皆兵
車所設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陣之車闕
車所用補闕之車也屏車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
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是其等有五也吉甫用
所乘兵車亦草路在軍所乘與王同但不知備五戎
以否鄭因事解之不必備五也言戎車之常服韋弁

服者以上言戎車既飭卽載是常服是則戎車載之
 故云戎車之常服也言載之者以戎服當戰陳之時
 乃服之在道未服之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
 弁以韪韋爲弁又以爲衣春秋晉郤至衣韪韋之跗
 注是也周禮云韋弁皮弁服皆素裳白舄又雜問志
 云韪韋之不注不讀如幅注屬也幅有屬也以淺赤
 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舄也知淺赤者以詩言
 韪韋有夔以韪韋茅蒐染之而夔爲赤貌若不淺則
 絳故知淺赤也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饗餼注云韋弁
 韪韋之弁其服蓋韪韋布以爲衣而素裳不韪皮爲衣
 者以卿之歸饗餼常用皮弁以權事之宜而用韋弁
 故彼注云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也取相近耳
 以皮弁衣故彼韋弁衣用赤布也以皮韋同類故孝
 經注曰田獵戰伐冠皮弁援神契云皮弁素積軍旅
 也皆以皮弁統韋言之若分別言之戰伐用韋不用
 皮也此所載者據將帥服耳其飭軍士之服下章言
 既成我服是也通皆韋皮故坊記注云唯在軍同
 耳知者僖五年左傳曰均服振振取號之旂是同也

禮扞朝及齊祭君臣有同服多矣鄭獨言在軍者為僕右無也以君各以時服僕右恆朝服至在軍則同故言唯耳不謂通於他事○**○**于曰至封畿○正義曰鄭以王不自親征吉甫述王之辭故言王曰毛氏於詩言于者多為於為往所以為王自征耳言王國者以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要服之內是王國之封畿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物毛物也則法也言先教戰然後用師○北毗志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

成于三十里**○**師行三十里**○**去王既成我戎服將遣之戒之曰日行三十里可以舍息王于出征以佐

天子**○**出征以佐其為天子也**○**云王曰令女出征

伐以佐助我天子之事禦非狄也**○**比物至天子○毛以為宣王之

三詩流
卷上之三 五
及古開

征所簡車馬者乃比同力之物四驪之馬此四驪之馬先以閑習之維有法則矣所以今用之維此六月之時既成我軍士之戎服我軍士戎服既成於是師行日三十里耳王於是出行征伐獫狁成已為天子之大功也○鄭唯以吉甫獨行王于為曰為異餘同○**傳**物毛至用師○正義曰夏官校人云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是毛物之文也傳以直言物則難解故連言毛物以曉人也然則此物者比同力之物戎事齊力尚強不取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為主亦不厭其同色也故曰駟驪彭彭又曰乘其四騏田獵齊足而曰四黃既駕是皆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騏駟是中騏驪是驂是也以言閑之是以先閑習故知先教戰而後用師也書傳曰征伐必因蒐狩以閑之閑之者何貫之貫之何習之是也○**傳**師行三十里○正義曰此述宣王之征是師行之事美事明得禮故諸軍法皆以三十里為限漢書律歷志計武王之行亦準此也

四牡脩

廣其大有顯

傳

脩長廣大也顯大貌

○顯玉容反說文云大顯也

薄伐玁狁以奏膚公

傳

奏為膚大公功也有嚴有翼

共武之服

傳

嚴威嚴也翼敬也

傳

云服事也言今師

之羣帥有威嚴者有恭敬者而共典是兵事言文武

之人備

○嚴如字共鄭如字注下同王徐音恭帥所類反下將帥同後篇放此

共武之

服以定王國

傳

云定安也

傳

四牡至王國○毛以為王所將戎車所駕之四

牡形容脩長而又廣大其大之貌則有顯然以此之強薄伐玁狁之國以為天子之大功也非重車馬之強又有威嚴之將恭敬之臣而共典掌是兵武之事其嚴者威敵厲眾敬者撫和上下既有此文武之臣共掌兵事以此而往故當克勝而安定王國也鄭唯據吉甫為異

玁狁匪茹整居焦

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

傳 焦穫周地接于獫狁者

圖

云匪非茹度也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言獫狁之來

侵非其所當度為也乃自整齊而處周之焦穫來侵

至涇水之北言其大恣也

○ 茹如豫反徐音如獲音護爾雅十藪周有焦護鎬

胡老反王云京師度徒洛反下同

織文鳥章白旆央央

傳 鳥章錯草

鳥為章也白旆繼旒者也央央鮮明貌

圖 云織微織

也鳥章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

○ 織音志又尺志反

注同白旆本又作旆蒲貝反繼旒曰旆左傳云舊旆是也一曰旆與筏古今字殊央音英或於良反下篇

同徽音輝將子亮反下大將同後篇將帥放此著知略反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傳

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

曰元戎先良也



云鉤鑿行曲直有正也寅進也二

者及元戎皆可以先前啓突敵陳之前行其制之同

異未聞

○乘繩證反行戶郎反注前行同夏戶雅反鉤古侯反股音古今經注作鑿無股字以先

蘇薦反陳



之罪故陳其放恣言獵狁之所侵者非直觀反

其意所當度乃整齊而處我周之焦穫之地又侵鎬

及北方之地至於涇水之北侵及近地實為太甚故

以當合征之而將帥以下皆有微織之象其文有鳥

隼之章以帛為行旆中央然鮮明皆有致死之備以

行也又有戎車十乘以在軍先欲以啓突敵陳之前

行由獵狁之恣而用伐之鄭唯據吉甫為異○焦

至獵狁○正義曰釋地云周有焦穫郭璞曰今扶風

池陽縣瓠中是也其澤藪在瓠中而藪外猶焦穫所

以接于嚴狃也孫炎曰周岐周也以焦獲繼岐周言之則於鎬京為西北矣以北狄言之故為北方耳○
 匪非至大恣○正義曰以北狄所侵故知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也整齊而處之者言其居周之地無所畏憚也鎬方雖在焦獲之下不必先焦獲乃侵鎬方據在北方在焦獲之東北若在焦獲之內不得為長遠也水北曰陽故言涇水之北涇去京師為近故言大恣毛不解鎬方之文而出車傳曰朔方近嚴狃之國鎬方文連則傳意鎬亦北方地也王肅以為鎬京故王基駁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亦從晉楚歸來也故知嚮日千里之鎬猶以為遠鎬去京師千里長安洛陽代為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陽縣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孫毓亦以箋義為長○傳鳥章至姚者○正義曰釋天云錯草鳥曰旃孫炎曰錯置也草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繆也鄭志答張逸亦云畫急疾之鳥隼是也故箋云鳥隼之文章正如隼者以司常云鳥隼為旃釋天云繼旄曰旆故云白旆

繼旒者也。旒與旒，古今字也。故定四年左傳曰：「蒞復
旒旌亦旒也。」以其繼旒垂之，因以為狀。故曰：「胡不旒
旒。」此旒而言旒者，散則通名。○織微至著焉。○止
義曰：言微織者，以其在軍為微號之織。史記：「書謂
之旗幟。」幟與織字雖異，音實同也。傳云：「草鳥為解不
明。」故云：「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謂此織文
鳥章白莪央央也。以絳為縵畫為鳥隼，又絳為旒書
名於末，以為微織。知者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
注云：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微織也。大傳
謂之微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
象也。又曰：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
名家各象其號。注云：事名號織，所以顯別眾官樹之
於位。朝者各就焉。覲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
立。」此其類也。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
也。三者旒旗之細，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
緇長半幅，楨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
也。微織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今
大閱禮象而為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別。

也由此言之則微織者其制亦如所建旌旗而畫之其象但小耳故鄭云旌旗之細以皆著於衣理不宜長以無長短之制故引士喪長半幅以證之士喪注云半幅一尺絳幅二尺除去降直是銘長三尺也故士喪禮竹杖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鄭云此蓋其制以死之銘旌卽生之微織鄭引士喪禮以證自王以下旌旂雖有等差其微織疑同長三尺以同著於衣不宜差降則此微織亦繆長一尺畫鳥隼旂長二尺書名於末九旗之物皆用絳則此亦絳也言白旂者謂絳帛猶通帛爲旂亦是絳也言各畫其象者以其微雖短之今小皆本之建旗故司常云大喪供銘旌注云王則太常也又引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是自王以下微織皆畫其所當建也此獨言鳥章者周禮軍行百官建旗舉百官者所以統其餘也言將帥以下者大司馬曰仲夏教茷舍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注云號名者微織所以相別也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爲之被之以備死事帥謂軍將至五長是將帥以下自五長以上不見士卒其有無不明蓋

亦各有之矣。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謂百官以職從王者象其所建旌旒畫之謂之爲事。州里各象其名者，謂州長至此長象其所建之旌旒，謂之爲名。家各象其號者，謂卿大夫菜地之臣象其所建之旌旒，謂之爲號。此唯有王、冢、大司馬、仲夏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卿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雖有六與司常事名號三者不殊，但司馬細別言之耳。帥以門名者，帥謂六軍之將皆命卿營所治國門以在門所建之旌旒爲徽織之。此帥從伍長以上，但以卿統名焉。事則司常官府各象其事是也。縣鄙各以其名者，謂六遂縣正以下至鄰長卿以州名者，謂州長至此長野以邑名者，謂六遂以外公邑大夫此三者，即司常所云州里各象其名也。家以號名者，即司常云家象其號也。百官各象其事者，即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也。○夏后氏先良。○正義曰：夏后氏曰鉤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司馬法文也。先疾先良傳，因名以解之。○鉤輦至未聞。○正義曰：箋以毛因而增解，遂解其名以明義。春官巾

車職曰金路鉤樊纓注云鉤讀如婁頷之鉤樊讀如
 鞞帶之鞞謂今馬大帶是也鉤鞞之文定本鉤鞞作
 鉤般此實在馬駕乃設之巾車以為車飾故得車取
 名焉鄭兼言鞞者并舉其類以曉人猶上傳云物毛
 物也周禮革路無鉤此特設鉤故以名車也此車備
 設鉤鞞其行曲直有正故云先正也或即鄭云曲直
 有正蓋謂此車行鉤曲般旋曲直有正不必為馬飾
 也寅進也此車能進取遠道故云先疾也其元戎者
 傳已訓元為大故鄭不復解之言大車之善者
 故云先良也無文論其形故云同異制未聞

戎車

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

傳

輕擊佶正也

圖

云戎車之安從後視之如擊從前視之如軒然後

適調也佶壯健之貌

○輕竹二反佶其乙反又其佶反擊音至

薄伐玁狁

至于大原

傳

言逐出之而已

○大音泰

文武吉甫萬邦為

憲傳

吉甫尹吉甫也有文有武憲法也

箋

云吉甫此

時大將也

疏

戎車至為憲。毛以為王征玁狁既出，鎬方玁狁退，王身還反而使吉甫逐之。

故此章更敘車馬之盛，言兵戎之車既安正矣。從後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是適調矣。其所駕四牡之馬既正大矣，且須復閑習吉甫，以此薄伐玁狁，敵不敢當，遂追奔逐北，至于大原之地。王師所以得勝者，以有文德武功之臣尹吉甫，其才略可為萬國之法。受命逐狄，王委任焉，故非狄遠去也。鄭以為元來吉甫獨行，以信為壯健，為與餘同。言逐出之而已。正義曰：不言與戰，經云：至于大原，是宣王德盛兵強，玁狁奔走，不敢與戰。吉甫直逐出之，而已。萊芭出車，皆言執訊獲醜，此無其事，明其不戰也。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狄，狄驅之耳。何休曰：時齊桓公力，但可驅逐之。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

傳

祉福也

箋

寺流

卷之三十

及右

云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則歡喜矣

又多受賞賜也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魚鼈

膾鯉

傳

御進也

箋

云御侍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

又日月長久今飲之酒使其諸友恩舊者侍之又加

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也

○飲於鳩反注同鼈甲滅反膾古外反鯉音里

侯

誰在矣張仲孝友

傳

侯維也張仲賢臣也善父母為

孝善兄弟為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

箋

云張仲吉甫之友其性孝友

疏

吉甫至孝友○毛以為吉甫逐出玁

狁遠出中國有功而歸王以燕禮樂之則歡喜既多受賞賜之福也王所以燕賜之者以其來歸自鎬其

處迴遠我吉甫之行日月長久矣故今王飲之酒進
 其宿在家諸同志之友與俱飲以盡其歡又加之以
 魚鼈膾鯉珍美之饌燕賜厚矣其所進諸友之中維
 復誰在其中間矣有張仲其性孝友在焉言吉甫之
 賢有此善友因顯所任得人外則使文武之臣征伐
 內則與孝友之臣處內得所以為美也○鄭唯吉甫
 元帥專征又以御為侍言飲酒則有侍者諸友舊恩
 之人以此為異餘同○御侍至勸也○正義曰鄭
 以諸友侍之為尊崇之意其義勝進故易傳也言加
 珍美之饌者以燕禮其牲狗天子之燕不過有牢牲
 魚鱉非常膳故云加之○張仲至孝友○正義曰
 箋以侯誰在矣是問吉甫諸友之辭故知張仲吉甫
 之友也爾雅李巡注云張
 姓仲字其人孝故稱孝友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芑宣王南征也

芑音起徐○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又求已反○至南征○正義曰謂

宣王命方叔南征蠻荆之國上言伐此云征便辭耳無義例也言伐者以彼有罪伐而討之猶執斧以伐木言征者已伐而正其罪故或并言征伐其義一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蓄畝傳興也芑菜也田一歲

曰蓄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畝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

然後用之傳云興者新美之喻和治其家養育其身

也士軍士也傳○蓄側其反郭云反草曰蓄音餘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師干之試傳方叔卿士也受命而為將也涖臨師衆

干杆試用也傳云方叔臨視此戎車三千乘其士卒

皆有佐師杆敵之用爾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

○泣本又作莅音刊又音類沈

力二反扞胡旦反乘繩證反下一乘同卒子忽反下皆同羨延面反餘也又徐薦反

方叔率止

乘其四騏四騏翼翼

云率者率此戎車士卒而行

也翼翼壯健貌路車有顛輦弗魚服鉤膺儻革傳夷

赤貌鉤膺樊纓也

云弗之言蔽也車之蔽飾象席

文也魚服矢服也儻草轡首垂也

○輓許力反弗音弗儻音條樊步干

反馬大帶也

薄言至儻草○正義曰言人須芑為菜我

畝之中以新田蓄畝謂已和耕其用生長其芑必肥美可食故於此采之也以興須人為軍士我薄取人於何處乎當於彼蒙教於此被育之家以蒙教被育已和治其家養育其身士必勇武可用故於彼取之

也既於新美被養處召得軍士而大將方叔臨視之其車衆之多中有三千乘矣其士皆有佐師扞敵之用是取之得人也大將方叔率之以行乃自乘其四騏之馬此四騏之馬翼翼然甚壯健矣又此所駕路車有奭然而赤其車以方文竹簟之席爲之蔽飾其上所載有魚皮爲矢服之器其馬婁頷有鈎在膺有樊纓之飾又以儵皮爲轡首之草而垂之方叔旣率上衆乘是車馬往征之○**芑**芑菜至用之○正義曰陸璣疏云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爲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雁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是也一歲曰蓄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釋地文蓄者災也畬和柔之意故孫炎曰蓄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蓄是也臣工傳及易注皆與此同唯坊記注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坊記引易之文其注理不異當是傳寫誤也田耕二歲新成柔田采必於新田者新美其菜然後采之故以喻宣王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也箋解菜

之新田耕其田土所以得其新美者正謂和治其家
救其飢乏養育其身不妄征役也二歲曰新田可言
美蓄始一歲亦言於此蓄畝者蓄對未耕亦爲新也
且蓄殺草之名雖二歲之後耕而殺草亦名爲蓄也
鄭謂熾蓄南畝爲耕田是柔田之耕亦爲蓄也于此
蓄畝文在新田之下未必一歲之田也○宣王至
盡起○正義曰天子六軍千乘今三千乘則十八軍
矣所以然者宣王承厲王之亂荆蠻內侵衆少則不
足以敵之故羨卒盡起而有此三千也地官小司徒
職曰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
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以其餘爲
羨唯田與追寇竭作起軍之法家出一人故鄉爲一
軍唯田獵與追寇皆盡行耳今以敵強與追寇無異
故羨卒盡起羨餘也以一人爲正卒其餘爲羨卒也
若然彼三等之家通而率之家有二人半耳縱令盡
起唯二千五百乘所以得有三千者蓋出六遂以足
之也且言家二人三人者舉其大率言耳人有死生
數有改易六鄉之內不必常有千乘况羨卒豈能正

滿二千五百也當是於時出軍之數有三千耳或出於公邑不必皆鄉遂也。○**圖** 夔至樊纓。○正義曰瞻彼洛矣云韉韜有奭彼茅蒐染為奭故知赤貌也言鈎膺樊纓者以此言鈎是金路故引金路之事以說之在膺之飾唯有樊纓故云鈎樊纓也巾車注云鈎婁領之鈎也金路無錫有鈎亦以金為之是鈎用金在領之飾也彼注又曰樊讀如鞞帶之鞞謂今馬大帶纓今馬鞞金路其樊及纓以五采屬飾之而九成是帶鞞在膺故言膺以表之也巾車金路同姓以封也今方叔所乘者或方叔為同姓也又下云方叔元老則方叔五官之長是上公也上公雖非同姓或亦得乘金路矣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戰所乘此時受命率車未至戰時故不言戎車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

圖

鄉所也

圖

云中鄉美地名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

央央

圖

云交龍為旂龜蛇為旐此言軍衆將帥之車

皆條方叔率止約軹錯衡八鸞瑒瑒傳軹長轂之軹

也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瑒瑒聲也○軹祈支反廣雅云轂篆錯如

字沈七故反瑒本亦作瑒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瑒蔥

瑒七羊反徐七羹反

瑒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瑒瑒聲也葱蒼也

三命葱瑒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也言其強美斯劣

矣傳云命服者命為將受王命之服也天子之服韋

弁服朱衣裳也○芾本又作芾或作紱皆音弗下篇赤芾同瑒本又作割亦作鎡同皆七

羊反瑒音衡皇音煌又音晃朱傳方叔至葱瑒○正

衣裳本或作朱衣纁裳纁衍也傳義曰言方叔為將

既率戎車將率而行乃乘金車以朱纁約其轂之軹

錯置其文於車之上衡車行動其四馬八鸞之聲瑒

瑤然其身則服其受王命之服黃朱之芾於此煌煌
 然鮮美又有瑤瑤然之聲所佩蒼玉之珩以此車服
 之美而往征伐也。○傳軹長至文衡。○正義曰說文
 云軹長轂也則轂謂之軹考工記說兵車乘車其轂
 長於田車是為長轂也言朱而約之謂以朱色纏束
 車轂以為飾輪人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容者
 治轂為之形容也篆轂約也蓋以皮纏之而上加以
 朱漆也知約以朱者以上言鉤膺是陳金路之事也
 金路以金為飾轂色宜與金同且言路車有奭奭是
 赤貌故知約必用朱也知錯衡必為文衡者錯者雜
 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其飾之物注無云焉不知何
 所用也。○傳朱芾至斯芾矣。○正義曰以言斯皇故
 知黃朱也斯干傳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皆朱芾據
 天子之服言之也於諸侯之服則謂之赤芾耳玉藻
 云一命緼韍黻珩再命赤韍黻珩三命赤韍葱珩是
 據諸侯而言也彼云又累一命至三命而止而云葱
 珩則三命以上皆葱珩也故云三命葱珩明至九命
 皆葱珩非謂方叔唯三命也此上三章皆云其車三

于言周室之強路車朱芾言車服之美也必言其強
美者斯劣弱矣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不和
有孝慈明名生於不足詩人所以盛矜於強美者斯
為宣王承亂劣弱矣而言之也。命服至衣裳。○
正義曰鄭解服其命服之節言此命服者今方叔為
受王命之服也言受王命之時王以此服命之故方
叔服之而受命也知者春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注
云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是朱之淺者故得
以朱表之周禮志云韋弁素裳此連言朱裳者以經
云朱芾芾從裳色故知裳亦朱也不用戎服素裳者
以其命將非在軍不可純知之也亦變為美故雜以
祭服之飾焉此本或云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纁裳
者誤定本亦無纁字

駝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

傳

戾至也

箋

云隼急疾之鳥也飛乃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深攻

入敵也爰於也亦集於其所止喻士卒須命乃行也

○號唯必反

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于之試

傳

云三稱此

者重師也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

傳

伐擊也

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鞠告也

傳

云鉦也鼓也各有人

焉言鉦人伐鼓互言爾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

旅此言將戰之日陳列其師旅誓告之也陳師告旅

亦互言之

○鉦音征說文云鏡也又云錫也鞠居六反將戰此如字餘並子匠反

顯允

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淵淵鼓聲也入曰振旅

復長幼也

傳

云伐鼓淵淵謂戰時進士眾也至戰止

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振猶止也旅眾也春秋傳

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

疏

駟彼至闐闐○正義曰駟然而

疾者彼飛隼之鳥也其飛乃高至天雖能高飛亦集其所止之處不妄飛以與彼勇武之衆其勇能深入於敵雖則勇勁亦稟於將帥之命不妄動也以此勁勇之征伐故方叔臨視之行其車之衆有三千乘皆有佐師扞敵之用方叔既臨視乃率之以行也未戰之前而陳闐軍士則有鉦人擊鉦以靜之鼓人伐鼓以動之至於臨陳欲戰乃陳師陳旅誓而告之以賞罰使之用命明信之方叔既誓師衆當戰之時身自伐鼓率衆以作其氣淵淵然為衆用力遂敗蠻荆及至戰止將歸又斂陳振旅伐鼓闐闐然由將能如此所以克勝也○**隼**隼急疾之鳥○正義曰釋鳥云鷹隼醜其飛也翬舍人曰謂隼鷓之屬翬翬其飛疾羽聲也郭璞云鼓翅翬然疾是急疾之鳥也說文曰隼鷓鳥也陸璣疏云隼鷓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為布穀者是也定本土卒勁勇作至勇○**鉦**鉦以至動之○正義曰周禮有錡

獨鐃鐃無鉦也說文云鉦鐃也。以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鉦即鐃也。鼓人云以金鐃止鼓。大司馬云鳴鐃且卻聞鉦而止是鉦以靜之大。司馬又曰鼓人三鼓車徒皆作聞鼓而起是鼓以動之也。說文又曰鐃鉦也。鐃也則獨鐃相類俱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鐃鉦也。形如小鐘是鐃亦名鉦也。鐃似小鐘鐃似鈴是有大小之異耳。俱得名鉦但鐃以節鼓非靜之義。故知鉦以靜之指謂鐃也。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陳獨然。依文在陳師鞠旅之上是未戰時事也。○春秋至禮一。正義曰古者春教振旅秋教治兵以戎是大事又三年一教隱五年左傳曰二年而治兵人而振旅是也。征伐之時出軍至對陳用治兵禮戰止至還歸用振旅法名異而禮同也。以此出當用之故以脩治兵事為名入則休息故以整衆為名。其治兵振旅之名周禮左傳穀梁爾雅皆同。唯公羊以治兵為祠兵其禮治兵則幼賤在前振旅則尊老在前。釋文云出為治兵尚威武也入為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

也故此傳云入曰振旅復長幼是反為尊卑也此引春秋傳者莊八年公羊文也公羊為祠兵此言出曰治兵者諸文皆作治兵明彼為誤故經改其文而引之必引此文者取其禮一也以淵淵闐闐俱是鼓聲淵淵謂戰時眾進闐闐謂戰止將歸而伐鼓之上不言治兵振旅之下不言伐鼓是二句自相互也所以得互相發見正由其禮一也故引此傳以證之長幼出入先後不同而云禮一者謂擊鼓動眾坐作進退也如一

蠢爾蠻荆大邦為讎

蠢動也蠻荆荆州之蠻也

也



云大邦列國之大也

爾雅不遜也

方叔元老克

壯其猶

元大也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

壯大猶道也



云猶謀也謀兵謀也方叔率止執訊

獲醜



云方叔率其士眾執其可言問所獲敵人之

衆以還歸也音訊戎車嘽嘽嘽嘽如霆如雷傳

嘽嘽衆也嘽嘽盛也云言戎車既衆盛其威又如

雷霆言雖久在外無罷勞也嘽吐丹反徐音也嘽吐雷反又他屯反本又

作嘽同霆音廷徐音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挺又音定罷音皮云方叔先與吉甫征伐玁狁今特往伐蠻荆皆使

來服於宣王之威美其功之多也蠡爾至來威正義曰上章未

言所伐之國故於此本之言我所伐者乃蠡爾不遜之蠻荆不尊王命侵伐鄰國動為寇害與大邦為讎怨列國之大尚敢讎怨其儔小國侵害多矣故我方叔天子之大老能光大其軍謀之道以討之既得克勝方叔乃率其士衆執其可言問所獲敵人之衆以還歸也方叔士衆所乘戎車嘽嘽然衆嘽嘽然

如霆之發如雷之聲可畏言方叔善於用衆雖久不
勞也如此明信之方叔其功大矣昔日共吉甫已征
玁狁之國今又特往征伐蠻荆皆使之來服於宣王
之威言其每有大功也毛爲猶道鄭以爲猶謀也軍
之道亦謀也○傳蠢動○正義曰釋詁文也釋訓云
蠢不遜也郭璞曰蠢動爲惡不謙遜也○傳五官至
之老○正義曰曲禮下文也引之者以證其稱老之
意然則是時方叔爲五官之伯故稱上傳云方叔卿
士元老皆兼官也以軍將皆命卿
故言卿士爲元帥故以上公兼之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

十之三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

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

獵而選車徒焉



東都王城也

却也竟音境械戶

戒反王蒼云械總名也說文云無所盛曰械車
復會扶又反選宣亮反數也沈思戀反下同
入章章四句至車徒焉。正義曰以詩次有義故
序者每乘上篇而詳之言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者

山內事脩治故能外平強寇卽上二篇南征北伐
 是也不言蠻言夷者總名也既攘去夷狄卽是復
 竟土是爲復古也按王制注云以爲武王因殷之
 地中國三千海隅五千至周公成王斥大九州之
 界乃中國七千海隅萬里彼注者據文而言耳其
 實武王與成王之時土境不甚相遠也何則武王
 崩後王室流言四國背叛不暇外討三監旣定卽
 爲太平制禮便云大界以此知其境土廣狹不得
 相懸也王制據其初伐紂言耳武王之末竟應消
 大言復文武之境土以文武周之先王舉以言之
 此當復成康之時也何則文王未得天下其境與
 武王不同而配武言之明爲先王而言也成初武
 末土境略同故舉文武而言大界王制之法據禮
 爲正耳不然豈周公數年攝政能使三倍大於武
 王宣王攘去夷狄仍小成王三倍且宣王中興明
 君美其復古比諸成康纔四分之一則展也大成
 徒虛言耳若宣王復古始廣三千則厲王之末當
 城壤壓境以文逆意理在不然故知復古復成案

之時以文武先王舉而言之耳言脩車馬卽首章
二章上二句是也言備器械攻戰之具三章建旄
設旒之類是也復會諸侯於東都四章是也言復
者對上篇爲復猶卷耳言又也因田獵卽六章七
章是也而選車徒卽三章上二句是也經先言選
徒序先言田獵者選徒然後東行故經先言之序
以選徒本爲田獵故言因田獵選車徒也言囚者
其以會爲主因會而獵也王者能使諸侯朝會是事
之美者故以會諸侯爲主焉上三章先致其意首
章致會同之意二章三章致田獵之意故云駕言
搏獸皆致意之辭未實行也四章言旣至東都諸
侯來會五章言田罷之後頒射餘獲之禽六章七
章言田獵之事卒章總歎美之也頒餘獲射在田
獲之後而先田言之者以射是諸侯羣臣之事因
上章諸侯來會而卽說
之令臣事自相次也

我車旣攻我馬旣同

傳

攻堅同齊也宗廟齊豪尚純也

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

○豪戶刀反。四依字作毫也。

牡龐龐駕言徂東

傳

龐龐充實也。東洛邑也。

○龐鹿同反。徐

扶公

傳

我車至徂東。正義曰：宣王言我會同之戎

龐然充實矣。當為我駕我當乘之。以往東都與諸侯

行會同也。○**傳**宗廟至尚疾。正義曰：宗廟齊毫戎

事齊力田獵齊足。釋膏文也。尚純尚強尚疾。是毛以

義增解之也。齊其毫毛尚純色齊其馬力尚強壯齊

其馬足尚迅疾也。引之者證經既同為齊。力之義因

連引宗廟田獵之全文。李經曰：祭於宗廟當加謹敬

取其同色也。某氏曰：戎事謂兵革戰伐之事。當齊其

力以載于戈之屬。舍人曰：田獵取往於苑囿之中。追

飛逐走取

其疾而已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傳

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為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

為門裘纏質以為橈問容握驅而入輦則不得入左

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

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

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

古之道也 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

字大也鄭音補謂圃田鄭數也芟魚廢反褐音曷橈

魚列反何魚子反門中闐擊音計劉兆注穀梁云繼

也本又作擊音同或古歷反入左者之左一本無上

之字下句亦然射食弋反抗苦浪反舉也綏本亦作

綏而佳反下同頃苦穎反甫田舊音浦 **田** 田車至行

十數鄭有圃田下同毛依字甫大也 **田** 符。毛以

為宣王言我田獵之車既善好四牡之馬又甚盛大

東都之界有廣大之草可以就而田獵焉當為我駕

此車馬我將乘之而往狩獵於彼言既會諸侯又與田也鄭唯以東有甫草為圃田之草為異耳。圃甫大至之道。正義曰以田法芟草為防是廣大之處故訓甫為大也謂寬大之地有草可芟故言甫草也因而廣言田獵之法次在大草之意田獵者必大芟殺野草以為防限作田獵之場擬殺圍之處或復止舍其中謂未田之前誓戒眾故教示戰法當在其間止舍也其防之廣狹無文既為防限當設闢衛而立門焉乃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以為門之兩傍其門蓋南開並為二門用四旃四褐也又纒裘纏祺質以為門中之闌闌車軌之裏兩邊約車輪者其門之廣狹兩軸頭去旃竿之間各容一握握人四指為四寸是門廣於軸八寸也入此門當馳走而入不得徐也以教戰試其能否故令驅焉若驅之其軸頭擊著門傍旃竿則不得入也所以罰不工也以天子六軍分為左右雖同舍防內令三軍各在一方取左右相應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伍以此故有二門也此屬夏苗之田也周禮仲夏

教芟舍鄭云芟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此苗田卽
草止明芟草止其中焉或舍其中也以教戰卽軍禮
同故言軍有草止之法仲夏舉草舍之法田禮皆當
然也故仲冬教太閔云前期羣吏戒衆庶脩戰法虞
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
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
鐸鐸鏡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
徒如戰之陳注云乘芟除可陳之處表所以識正行
列也四表積二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數
未聞鄭云芟除可陳之處是芟草爲教戰之所傳言
田者大芟草以爲防則芟草爲田獵之處明先獵以
教戰合圍又在間焉二者同處也鄭以最南一表以
北百步爲二表又北百步爲一表又北五十步爲四
表謂之後表是四表二百五十步也以下有以旌爲
左右和之門故言左右之廣當容三軍但步數未聞
耳彼又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
敘和出左右注云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
爲之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彼旌卽此旃也彼言

人和出此言驅而入不同者此據質明時初入和門
既入同在後表之中將以教戰也既誓從後表前至
第二表一弊其旗車徒皆坐又從第二表至前第三
又然又從前第三至最前退御教振旅至後表禮畢
當從是以出田故敘和出左右與此終始各舉其一
故不同也計立旌爲門當在教戰之前周禮以旌爲
左右和之門文在教戰下者以教戰之時直言建旌
後表之中不說入門之事故不言立門教畢以敘和
出因其將出而言立門故文在下其實戰之前門已
先設也教戰既畢士卒出和乃分地爲屯旣陳車驅
車卒奔驅禽納之於防然後焚燒此防草在其中而
射之天子先發然後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發謂發
矢射之也其天子發則先抗舉其大綏諸侯發則舉
其小綏必舉此綏爲表天子諸侯殺之時因獻其禽
於其下也故戰不出所期之頃田不出所獲之防不
逐奔走謂出於頃防者不逐之古之道也抗綏謂旣
射舉之因置虞旗於其中受而致禽焉受禽獵止則
弊之故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

注云下謂弊之是殺禽已訖田止而弊綏也各舉終始之一故與此不同也此等似有成文未知其事所出昭八年穀梁傳曰芟蘭以為防以葛覆質為柵與此不同鄭志答張逸云戰有頃數不能盡其多少猶今戰場者不出其頃畧田者不出其防也王制云昆蟲未蟄不出火田則用火田獵唯在冬耳此言焚而射之自焚所芟之草非故火田獵四時皆焚之也故地官山虞澤虞皆云大田萊山田之野言大田則天子四時之田皆然矣既萊其地明悉焚之此時王仍未至本都非正田之時毛因大草廣言獵法不謂此時即然也。○蕭草至圃田。正義曰以下云搏獸于敖敖地名則甫草亦是地名不宜為大故易之為圃田之草且東都之地自有圃田故引爾雅以證之鄭有圃田釋地文也郭璞曰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職方曰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田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內故宣王得往田焉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

傳

之子有司也夏獵曰苗囂囂

聲也維數車徒者為有聲也

云于曰也

或許驕

反數所

主反 **建旄設旄搏獸于敖**

敖地名

云獸田獵

搏獸也敖鄭地今近榮陽

搏音博舊音

于敖

毛言宣王欲嚮東都之時共是子羣吏之有司於是為將夏田之苗選數車徒不為謹譁唯數者有聲囂囂然言時官人皆能其事也既選車徒王言當建立旄於車而設旄牛尾於旄之首與旄同建我當乘之往搏取禽獸於敖地也。鄭以于為曰則之子斤宣王為異耳。之子至有聲。正義曰大司馬仲夏教芟舍如振旅之陳羣吏選車徒謂數擇之也此時事與彼同則有司為羣吏有事者大司馬之屬矣傳以之子為有司下文之子亦非王身當謂凡從王者非獨司馬官屬也夏獵曰苗則此時宣王為夏田也上云駕言行狩者是獵之總名但冬獵大於三時故特為冬獵名耳非宣王發意嚮東都歷冬夏也下云

有聞無聲則在軍不得謹譁而云囂囂之聲故知
數者為有聲。于曰。正義曰傳之訓于為於為
往無為曰者箋以為曰則與傳不同言之子曰曰則
是命事之辭之子當斥宣王不得為有司也下云之
于于征亦謂宣王行也但不駕彼四牡四牡奕奕
訓于字則于征當為往征矣。言諸侯來會也赤芾金
鳥會同有繹。諸侯赤芾金

鳥鳥達履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陳也

云金鳥

黃朱色也

見賢通反下同


駕彼至有繹。正義曰言宣王之至東都


四方諸侯駕彼四牡之馬而來其四牡之馬則奕奕
然閑習既朝見於王而服赤芾金鳥之飾與玉行會
同之禮者有陳于會同之位言各以爵之尊卑陳列
於其位次者。諸侯至曰同。正義曰言諸侯赤
芾對天子當朱芾也言金鳥達履者天官屨人注云
鳥有三等金鳥為上冕服之鳥下有白鳥黑鳥此云

金鳥者即禮之赤鳥也故箋云金鳥黃朱色加金為飾故謂之金鳥白鳥黑鳥猶有在其上者為尊未達其赤鳥則所尊莫是過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此鳥也而曰屨屨通名以鳥是祭服尊卑異之耳故屨人兼掌屨鳥是屨為通名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宗伯文也定本云殷頰曰同誤也注云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服者王將有征伐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殷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為壇命諸侯以命政焉如是則會同其禮各別不得並行之矣且此時王與諸侯會東都非十七年之事言同者以會同對文則別散則義通會者交會同者同聚既是一故論語及此連言之

決拾既飲弓矢既調

傳 決鈎弦也搭遂

也飲利也  云飲謂手指相次比也講講弓強弱與

矢輕重相得  決本又作夬或作抉同古音反飲音次說文子利反云便利也此毗志反

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傳 柴積也



云既同已射同復

將射之位也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也

○柴子智反又才寄

反說文作掌士賣反



決拾至舉柴。正義曰此章中丁仲反下中者同

之事也言時諸侯所有決之與拾既與手指相比次而和利矣弓之與矢既強弱相得而調適矣既田畢

王以餘獲之禽賜之則以此射夫而取之此射夫皆已射一番若中得禽者既同復將射之位欲更射以

求禽也若以射之而不中者則又助我中者舉積禽此文承諸侯之下射夫即諸侯也其大夫亦在獲射

之中則此可以兼焉諸侯而謂之射夫者夫男子之總名。飲謂至相得。正義曰傳以飲為利其義

不明故中而成之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鈎弦關體遂著于左臂所以遂弦手指相比次而後射得和利

故毛云飲利謂相次然後射利非訓飲為利也言訓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者弓體有強弱各其力之

所便又弓矢之各有安危調之使相得。**既同至**
 積禽。正義曰田無射禮唯既田乃有班餘獲射在
 於澤宮言同復將射之位在澤宮之位也以言助我
 舉積是不得射者助他人也故射雖不中必助中者
 舉積禽矣鄉射禮云禮射不主皮不勝者降即此是
 也此謂士大夫以上有禮射者庶人則以主皮當禮
 射故鄉大夫以五物**四黃既駕兩驂不猗****傳**言御者
 詢眾三曰主皮是也

之良也。**猗於寄反****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傳**言習於
 射御法也云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正矢

發則中如椎破物也。**舍音捨**四黃至如破。正
 義曰王既會諸侯

乃與之田言王乘四黃之馬既駕矣兩驂之馬不相
 依倚御者節御此馬令不失其馳騁之法故令射者

舍放其矢則如椎破物能中而駛也言御良射善所
 以美之。御者之良。正義曰**鐵云六轡在手**

傳云言馬之良此云御良者雖馬御相須而設文有意彼云在手主說馬良不用御者之力故言在手而已此云駮不相倚乃御者使之然故云御良各觀其文而為說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

旌

傳

言不謹譁也

音喧譁音花

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傳

徒輦也御御馬也不驚驚也不盈盈也一曰乾豆

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牒而射之達于右

牒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牒達于右牒為下殺

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

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

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

讓取不以勇力取



云不驚驚也不盈盈也反其言

美之也射右耳本射當為達三十者每禽三十也

庖。

蒲茅反膘頰小反又扶了反王蒼云小腹兩邊肉也

說文云脅後髀前肉也本亦作髀蒲禮反或又作髀

射食亦反下射左髀同髀本亦作髀音愚又五厚反

謂肩前也說文同郭音偶謂肩前兩間骨何休注公

羊自左膘射之達于右膈中心死疾鮮潔也又五回

五公二反射右耳食亦反腓本文作髀方爾反又薄

禮反謂股外髀餘繞反又胡了反謂水賺也字書無

此字一本作髀音羊紹反又羊招反呂忱于小反本

或作膘踐蕭蕭至不盈。正義曰言王之田獵非

子淺反直射良御善又軍旅齊肅唯聞蕭蕭然

馬鳴之聲見悠悠然旆旌之狀無敢有謹譁者徒行

輓輦者與車上御馬者豈不警戒乎言以相警戒也

君之大庖所獲之禽不充滿乎言充滿也。

至力取。正義曰諸徒皆為徒行此獨以為輦者釋

訓云徒御不驚輦者也爾雅特釋此文故依而為說也官鄉師云大軍旅會同治其輦注云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蕃營司馬法輦有一斧一片一鑿一裡周輦加二板二築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毀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是會田獵人輓輦以徒行也徒既為輦者故御為御馬者也以此美宣王之歌故知不驚不盈聲而豐之故變反其言美之此為美之深者也鄭於此申毛者反鄂不韡韡不從毛說以上未有此比故於是言之明以後此類皆然矣傳又因經大庖不盈廣言殺獸充廩之事一曰乾豆謂第一上殺者乾足以為豆實供宗廟也二曰賓客謂第二殺者別之以待賓客也三曰充君之庖謂第三下殺者取之以充實君之庖也君尊宗廟敬賓客故先人而後已取其下也又分別殺之三等故自左膘而射之達過於右肩膈為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絜美故以為乾豆也射右耳本箋云射當為達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木而死者為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故以為賓客也不言自左者蒙上文可知

射左股髀而達過於右脅髀爲下殺以其中脅死最遲肉又益惡充君之庖也凡射獸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達於右髀獨言射左髀則上殺達於右髀當自左脅也次殺右耳本當自左肩髀也不言自左舉下殺之射左髀可推而知也王制及公羊穀梁皆云充君之庖無廚字鄭云庖今之廚則傳本亦無廚字廚衍字也定本亦無廚字箋知射當爲達者以射必自左不得從右而射且與上下不類故知當爲達也而傷不獻者謂當面射之翦毛不獻謂在傍而逆射之二者皆爲逆射不獻者嫌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者惡其害幼少此不能使獵者無之自君所不取以示教法耳禽雖多擇取三十焉鄭云三十者每禽三十以君之獵不宜諸種止取三十故以爲每禽焉則宗廟賓客君庖各十也其餘每禽二十之外以與卿大夫士習射澤宮所謂班餘獲射也不言諸侯諸侯不常在卿大夫尚得與射諸侯在射可知也以人獸公之非復已物君賜使射故非中不取言嚮者田獵所取用勇力今射者禮樂所取用辭讓也此當有成文

書傳穀梁傳
與此略同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

傳

有善聞而無諠

譁之聲

傳

云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於柳舒之上

去穀七里穀人不知可謂有聞無聲

○聞音問注
同本亦作問

允

矣君子展也大成

傳

云允信展誠也大成謂致太平

也

傳

之子至大成。毛以為是從王往行羣臣有善

信矣君子宣王誠實也

傳

大功大成言太平也。鄭以

之子斥宣王為異耳。

傳

晉人至無聲。王義曰事

在哀十七年左傳曰晉荀息救鄭及魯舒違穀七里穀人不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

焉

疏

吉日四章章六句至其上焉。正義曰作吉日詩者美宣王田獵也以宣王能慎於微事

又以恩意接及羣下王之田獵能如是則羣下無不自盡誠心以奉事其君上焉由王如此故美之也慎微即首章上一句是也接下卒章下一句是也四章皆論田獵言田足以總之時述此慎微接下二事者以天子之務一日萬幾尚留意於馬祖之神為之祈禱能謹慎於微細也人君遊田或意在適樂今王求禽獸唯以給賓是恩隆於羣下也二者人君之美事故特言之也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述宣王接下之義於經無所當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

傳

維戊順類乘牲也伯馬祖也重

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禱禱獲也

箋

云

有禽獸其獸之所同聚者則麀之與鹿麋麋然衆多
遂以驅逆之車驅之於漆沮之傍從彼以至天子之
所以獵有期處故驅禽從之也上言乘車升大阜下
言獸在中原此云驅之漆沮皆見獸之所在驅逐之
事以相發明也鄭唯以麋爲獸名爲異耳。麋外事
至差擇。正義曰外事以剛曰曲禮文也言此者上
章順剛之類故言維戊擇馬不取順類亦用庚爲剛
日故解之曰擇馬是外事故也莊二十九年左傳曰
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則秋分以至春分馬在廐
矣擇馬不必在廐得爲外事者馬雖在廐擇則調試
善惡必在國外故也禮記注外事內事皆謂祭事此
擇馬非祭而得引此文者彼雖主祭事其非祭事亦
以外內而用剛柔故斷章引之也庚則用外必用午
日者蓋于辰午爲馬故也差擇釋詁文。麋鹿牝至
衆多。正義曰釋獸云鹿牡麋牝麋是鹿牝曰麋也
麋麋衆多與韓奕同則傳本作麋字。麋牡至言
多。正義曰釋獸云麋牡麋牝麋是麋牝曰麋也郭
璞引詩曰麋鹿麋麋鄭康成解卽謂此也但重言耳

音義曰麋或作麇或作麋是為麋牡曰麋也由麋之相類又承鹿牡之下本或作麋牡者誤也釋獸又云麋牡麋牝麋下箋云祁當作麋麋麋牝是也必易傳者以言獸之所同明獸類非一故知其所言者皆獸名下其祁孔有傳訓祁為太直云其大甚有不言獸名不知大者何物且釋獸有麋之名故易傳而從爾雅也注爾雅者某氏亦引詩云瞻彼中原其麋孔有與鄭同下箋云祁當作麋此麋不破字則鄭本亦作麋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祁大也○云祁當作麋麋麋牝也

麋牝也中原之野甚有之○鄭改作麋音辰郭音賑何止尸反沈市尸○儻儻俟俟或羣或友○趨則儻儻行反麋亡悲反

則侯侯獸三曰羣二曰友○儻本作庶又作儻表反趨也廣雅云行也俟音

士行也徐音矣○悉率左右以燕天子○驅禽之左右以安待

戊剛日也故乘牡爲順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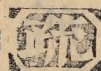
○禱丁老反馬祭也說文作禱爲之于儵反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云醜衆

也田而升大阜從禽獸之羣衆也



吉日至羣醜。正義曰言王於

先以吉善之日維戊也於馬祖之伯既祭之求禱矣以田獵當用馬力故爲之禱祖求其馬之強健也田獵之車既善好四牡之馬甚盛大王乃乘之升彼大陵阜之上從逐其羣衆之禽獸言車牢馬健故得歷險從禽是田禱之故也。○維戊至禱獲。○正義曰馬國之大用王者重之故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云馬祖天賜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爲災害馬者既四時各有所爲祭之馬祖祭之在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力則又用彼禮以禱之祭必用戊者曰有剛柔猶馬有牝牡將乘牡馬故禱用剛日故云維戊順其剛之類而乘牡馬知伯馬祖者釋天云既伯既禱馬祭也爲馬

而祭故知馬祖謂之伯伯者長也馬祖始是長也鄭云馬祖天駟釋天云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鄭亦引孝經說曰房為龍馬是也言重物慎微者重其馬之為物慎其祭之微者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是謹慎其微細也言禱獲者為田而禱馬祖求馬強健則能馳逐獸而獲之吉

日庚午既差我馬傳外事以剛日差擇也獸之所同

麇鹿麇麇傳鹿牝曰麇麇衆多也傳云同猶聚也

麇牡曰麇麇復麇言多也傳麇音憂麇愚甫反說文作麇云麇鹿群口相聚也

麇本又作麇俱倫反復扶又反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傳漆沮之水麇

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致天子之所傳徐反傳沮七

至之所。毛以為王以吉善之日庚午日也既簡擇我田獵之馬擇取強者王乘以田也至於田所而又

天子



云率循也悉驅禽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

之射也

射食亦反



瞻彼至天子。毛以為視彼中原之野其諸禽獸大而甚有謂形大

而多也故儻儻然有趨者俟俟然有行者其趨行或三三為羣或二二為友是其甚有也既而趨逆之車

驅而至於彼防虞人乃悉驅之循其左右之宜以安待天子之射也。鄭以為視彼中原之野其麋牝之

獸其有之。言中原甚有麋餘同。趨則至二曰友。正義曰上言多有諸獸此宜說其行容獸行多疾

當先言其趨故以趨則德德行則侯侯周語曰獸三為羣故二曰友友視於羣其數宜少易損卦六三云

二人行則得其友獸亦當然故二曰友三曰羣謂自三以上皆稱羣不必要三也。傳驅禽至天子。正義曰此言安待天子謂已入防中乃虞人驅之故驅

虞傳曰虞人翼五犯以待公之發駟鐵箋云奉是時

牲謂虞人與此待同也言驅禽之左右者以禽必在左射之或令左驅令左皆使天子得其左廂之便以

其未明故箋又申之云循其
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

彼小豨殪此大兕傳殪壹發而死言能中微而制大

也傳云豕牝曰豨傳挾子洽反又子協反又尸頰反
豨音巴殪於計反兕徐履反本又

作光中以御賓客且以酌醴傳饗醴天子之飲酒也
張仲反

傳云御賓客者給賓客之御也賓客謂諸侯也酌醴

酌而醴羣臣以為俎實也傳既張至酌醴正義曰
虞人既驅禽待天子故

言既以張我天子所射之弓既挾我天子所射發之

矢發而中彼小豨亦又殪此大兕也既殺得羣獸以

給御諸侯之賓客且以酌醴與羣臣飲時為俎實也

傳殪壹至制大。正義曰釋詁云殪死也發矢射
之俎殪是壹發而死也又解小豨大兕俱是發矢殺
之但小者射中必死苦於不能射中大者射則易也

唯不能即死小紀云發言發則中之大兕言殫言射
著即死異其文者言中微而制大。○**傳**饗禮至飲酒
○正義曰禮不可專飲天子之於羣臣不徒設禮而
已此言酌醴者左傳天子饗諸侯每云饗醴命之有
是饗有醴者天子飲酒之故來醴言之也。○**禮**御賓
至俎實。○正義曰御者給與充用之辭故言御賓客
者給賓客之御也知賓客謂諸侯者天子之所賓客
者唯諸侯耳故周禮六服之內其君為大賓其臣為
大客是也彼對文則君為大賓於臣為大客若散則
賓亦客也故此賓客并言之此箋舉尊言耳其臣來
及從君則王亦以此給之也言酌而醴羣臣以為俎
實者以言且以酌醴是當時且用之辭則得禽即與
羣臣飲酒故知以為俎實也若乾之為脯
漬之為醢則在籩豆矣不得言俎實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南有嘉魚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二百七十二句

南林集魚之什十餘四十六卷二百七十二

吉月四

黃

實

濟

諸



毛詩註疏卷第十一

十一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鴻雁之什詁訓傳第十八

鴻雁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

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宣王承厲王

衰亂之敝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眾民為始

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宣王之為

是務

○勞力報反來力代反矜本又作鰥同古頑反徐又棘米反篇內矜寡同老無妻曰矜老

無夫

鴻雁三章章六句至其所焉○正義曰作

曰寡

鴻雁詩者美宣王也由厲王衰亂萬民分

離逃散皆不安止其居處今宣王始立能遣侯伯

卿士之使皆就而勞來今還歸本宅安止安慰而

集聚之使復其居業為築宮室又至於矜寡孤獨

皆蒙賙贍無不得其所者由是故美之也勞來者

來勤也義與勞同皆謂設辭以閔之言萬民離散

不安其居卒章上二句是也而能勞來首章次一

句是也至於矜寡無不得其所者首章下二句是

也其餘皆說安集之事序總言焉經序參差者敘

述其次第當然經主說安集為始先陳王殷勤為

民然後本其未集各為節文之始故不同也○

宣王至是務○正義曰由宣王承厲土衰亂之弊

故民有離散以承此亂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

集眾民為始也衣物破壞謂之弊厲王壞亂天下

使萬民離散猶衣之弊然雲漢云承厲王之烈者

彼美宣王遇災而懼災非厲王所致故不言弊此
辨散由厲王故言弊也烝民序曰周室中興是興
復先王之道知以安集衆民爲始者以宣王據亂
而起明宣王先據散民不得民未安居先行餘政
故知以安集爲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
政有居今泰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
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彼武王將欲伐紂民喜
其將有安居是民之所欲安居爲重也宣王之爲
是務言宣王之所爲安集萬民是以
民之父母爲務意同武王所以爲美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

傳

興也大曰鴻小曰雁肅肅羽聲

也

傳

云鴻雁知辟陰陽寒暑興者喻民知去無道就

有道

肅所六反本或作翻同

之子于征劬勞于野

傳

之子侯伯

卿士也劬勞病苦也

傳

云侯伯卿士諸侯之伯與

天子卿士也是時民既離散邦國有壞滅者侯伯久

不述職王使廢於存省諸侯於是始復之故美焉勛

其俱反注及下文同韓

詩云數也使所史反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傳矜憐

也老無妻曰鰥偏喪曰寡傳云爰曰也王之意不徒

使此為諸侯之事與安集萬民而已王曰當及此可

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令黜餼之鰥寡則哀之其孤獨

者收斂之使有所依附○矜棘水反喪息浪反令力

鴈雁至鰥寡○正義曰言鴈雁避所忌就所欲往

飛之時肅肅其羽為聲也以興萬民去所惡就有
道而歸往之時其心喜樂也此萬民所以有可就者
以時王遣使是子侯伯卿士於是巡行其邦國勞

天下之民病苦於外野故萬民得歸之此侯伯卿士
既安集萬民又稱王命已曰不但安民而已亦當及
此可憐之人貧窮者令調餼焉又哀此無妻之鰥夫
偏喪之寡婦當收斂之使有所依附也王命已已當
行焉。○傳大曰鴻至寒暑。正義曰鴻雁俱是水鳥
故連言之其形鴻大而雁小嫌其同鳥雖之異故
傳辨之云大曰鴻小曰雁也知避陰陽寒暑則
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故並言之此以所避
與民避惡既有所避自然歸善故箋云喻民知去無
道就有道離散不得所是無道明君安集之是有道
也言去無道之離散就有道之安集所興一事耳不
謂以厲王無道去之宣王有道之何則民離散者
豈能逃出中國遠避厲王也。○傳侯伯至美焉。○正
義曰傳既以之子為侯伯卿士故箋又解傳言侯伯
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之卿士也毛知之子為侯
伯卿士者以此勞來之詩也王使勞來於天下唯侯
伯與卿士耳故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
罪禮也是侯伯自於州內有罪者則征討之災患則

分救之此安集萬民亦救患之義且州之內侯伯所
主明王當遣焉故知有侯伯也又周禮王之所以撫
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覲五歲徧省注云歲者
巡守之明歲以為始自五歲之後遂間歲徧省此天
子於諸侯所命卿士也春秋之時天子每使卿聘魯
故知有卿士也諸侯之伯伯者長也諸侯之長謂之
侯伯卽州牧是也故左傳杜注云侯伯州長也列職
於王卽曰牧於諸侯則謂之侯伯一官而有三名也
傳以之子是王所使之人舉侯伯卿士而言耳其實
王官之伯亦有時述職天子之大夫亦使於諸侯故
下泉傳曰諸侯有事則二伯述職春秋之世每有大
夫聘魯是皆得為王使也是時民既離散邦國壞滅
知者以百堵皆作非直民居邦國城邑亦築作之故
言邦國壞滅也所以離散壞滅者侯伯久不述職王
使廢于存省諸侯故合然也今宣王於是始遣侯伯
述職卿士存省復先王之法故美之言述職者述脩
其所掌之職事上下通名故譜曰武王巡狩述職昭
五年左傳曰小有述職謂諸侯於天子也又水氏曰

竹山甫出祖傳曰言述職也仲山甫卿士也亦言述職是其通矣卿士言王使者以在王朝故以王使言之其實侯伯亦王所遣總名皆王使但存省不使侯伯耳。可憐之人至有所依附。正義曰以下則言鰥寡明此可憐之人是貧窮也以貧窮無財則宜賙餼之賙謂與之財餼謂賜之食也知可憐之人非孤獨者以孤獨與鰥寡為類同在哀此之中故言鰥寡則哀之其孤獨者收斂之使有所依附也男鰥女寡皆身孤獨故言其孤獨以此無父之孤無子之獨亦宜哀焉。制云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是四者同也言有常餼則鰥寡亦賙餼之言收斂之者對貧窮自有親眷不須收斂鰥寡則既收斂之又賙餼之但哀其無所告故箋別言之。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中澤澤中也。云鴻雁之性安居澤中今飛又集于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之子于垣百堵皆

作

傳 一丈為板五板為堵

傳

云侯伯卿士又於壞滅

之國徵民起屋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

春秋傳曰五板為堵五堵為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

○垣音袁堵丁古反

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傳

究窮也

傳

云此勸

萬民之辭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

○究居又反

傳

鴻雁至安宅○

正義曰言鴻雁性好居澤今往飛而集于澤中得其志也以與萬民亦情樂處家令還歸而止於家中亦得其欲也萬民得以安處者其是子侯伯卿士又於壞滅之國徵民起築垣牆令百堵俱起由是得還定也又言侯伯卿士勸已萬民曰築作興造雖則今劬勞其於久得安居欲使不憚勞也民喜王使之勸已故陳辭而美之○**傳**一丈至為堵○正義曰板堵之數經無其事七氏以義言耳五板為堵自是公羊傳

又公羊在毛氏之後非其所據五板為堵謂累五板也板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是板廣二尺也。春秋至六尺。正義曰傳以一丈為板鄭欲易之故引傳文而證板之長短春秋傳曰五板為堵五堵為雉定十二年公羊傳文也公羊雖非正典其言傳諸先達故鄭據之以破毛也言五堵為雉謂接五堵成一雉既引其文約出其義故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也雉長三丈經亦無文故周禮說雉高一丈長二丈韓詩說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何休注云公羊取韓詩傳云堵者四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為堵接五堵而為雉也二說不同故鄭駁異義辨之云左氏傳說鄭莊公弟段屠京城蔡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為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是鄭計雉所

據之文也土德期注公羊云諸儒皆以為雉長三丈
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為三如是大通諸儒唯與齊板

六尺不合耳鴻雁于飛哀鳴嗷嗷未得所安集則嗷嗷

然云此之子所未至者五刀反聲也嗷本又作噉維此哲人

謂我劬勞云此哲人謂知王之意及之子之事者

我之子自我也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宣示也

謂我役作眾民為驕奢

鴻雁三章章六句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諸侯將朝宣王以夜未

央之時間夜早晚美者美其能自勤以政市因以

箴者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為期則告之以時王

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

○燎力照反徐又力燒反鄭云在地曰燎執之曰燭

又云樹之門外曰大燭於內曰庭燎皆是照眾
為明燄之金反諫誨之辭朝直遙反下皆同
庭燎三章章五句至箴之○正義曰因以箴之者
言王雖可美猶有所失此失須治若病之須箴三
章皆美其勤於政事議其不正其官是美而因箴
之事也宣王既在變詩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規誨
為衰失之漸而首則六月采芑末則斯干無羊並
不言美者教以示法見宣王中興置斯干無羊於
末見終善以隱之詩承刺後不可復言其美故去
美以示意既末不言美故首亦去美令始終相準
且見宣王賢君其詩可以次正故終始不言美其
間則各從其實也以此王勤政事而不正其官美
大過小得中有失故美而因箴之汾沮洳則惡大
善小失中有得故列而因美焉所以相反也

諸侯至早晚。正義曰：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為期，則雞人告有司，以其朝之時節，有司當以告王。不須問，今王問之，由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非度之宜，所以箴之也。凡國事為期，則告之以時，周禮雞人職文也。注云：象雞知時，告其有司主事者也。鄭知一言之內，兼有箴美者，以其篇更無箴刺之文。夜如何，其是問夜之辭。天子備官任使而親問時節，非王者之法，故知此即箴也。卒章是朝之正時，知不得時而美，失時而箴者，三章同云夜如何，其是王之失得，一也不得以時而為美矣。且依時而朝，未足為美，明美者美其勤於親問問之，則非禮，故知此即為箴也。

夜如何其

云此宣王以諸侯將朝，夜起曰夜如何其

問早晚之辭

其音基辭也

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

聲將將

央旦也庭燎大燭君子謂諸侯也將將鸞

鑣聲



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而於庭設大燭

使諸侯早來朝聞鸞聲將將然

○央於良反說文云久也已也上逸注楚

辭云央盡也將七羊反本或作鏘注同且七也反又

子徐反又音且經本作且鏘表驕反又必苗反渠其

據起夜如至將將。正義曰宣王以諸侯將朝遂夜

反起起問左右曰夜如何其語辭言夜今早晚姬

何乎王問之時夜猶未渠央矣而已見庭燎之光言

於時卽是庭設大燭以待諸侯其君子諸侯以庭燎

已設皆來至止人聞其鸞聲將將然王勅政事誠可

美矣而不正其官失人若之道故箴之。○央旦至

大燭。正義曰未央者前限未到之辭故箋云夜未

央猶言夜未渠央也故漢有未央宮詩有樂未央傳

言央旦者旦是夜屈之限言夜未央者謂夜未至且

非謂訓央爲旦故王肅云央旦未且夜半是也二章

夜未艾艾久也毛意艾取名於耆艾艾者是年之次

從幼至艾爲年久似從昏至旦爲夜久昏似幼且似

艾言夜未於久亦是未至於旦未艾與未央其意同也但下章言晨則三章設文有漸未央先於未艾也此夜未旦者作者言王問夜之時節耳非對下之辭也若對王未央王應更寢何當設燭以迎賓以此知非對辭也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為明是燭之大者故云庭燎大燭也秋官司烜云邦之大事供養燭庭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不同者以彼燭燎別文則設非一處庭燎以庭名之明在門內故以大燭為門外以文對故異之耳其散則通也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二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官故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

聲噦噦

艾久也晰晰明也噦噦徐行有節也

云

夔末曰艾以言夜先雞鳴時

艾毛五蓋反鄭音刈晰本又作哲之世反噦

呼會反徐又呼惠反
 芟所銜反先辭薦反
 芟未至鷄鳴時○正義曰
 芟以傳云艾取老之義其理
 不安故易之何者以一夜如警一世從昏至旦猶從
 生至死耳不得以老為旦也若以夜未久則是初昏
 之辭時也鷄鳴左右不得謂之未久也故易之以芟
 艾為喻一物之全是猶夜也以刀初芟猶初昏也
 芟竟猶旦也是艾者以昏初為本以過為末所以成
 艾之名言未成艾猶初未至於旦故言先雞鳴時也
 朝禮羣臣別色始入在鷄鳴之後此未至朝節故知
 先雞鳴時也未艾先於鷄鳴則未矣又在其前故王
 肅以為夜半雖
 鄭亦當然矣
止言觀其旂
 輝光也
 云晨明也上二章聞鸞聲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

爾今夜鄉明我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

○鄉許亮反字又作嚮輝
 音暉別彼列反旂音祈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水規宣王也



規者正圓之器也規王仁恩也以

恩親正君曰規春秋傳曰近臣盡規

沔縣善反徐莫顯反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正義曰作

沔水詩者規宣王也圓者周匝之物以比人行
周備物有不圓匝者規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者
規之使周備是匡諫之名刺者責其為惡言宣王
政教多善小有不備今欲規之使備故言規之不
言刺也經云諸侯不朝天子妄相侵伐又讒言將
起王不禁之欲王治諸侯察譖佞皆規王使為善
也○規者至盡規○正義曰正物之器不獨規
也規以正圓矩以正方繩正曲直權正輕重皆可
以此諫君獨言規者以主仁恩以恩親正君曰規
規之使圓則外無廉隅猶人之為恩貌不嚴肅故
五行規主東方是主仁恩也案援神契云春執規

夏持衡秋執矩冬持權所引春秋傳者外傳周語文也。口君之近臣當盡誠以規君亦取恩親之義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傳興也沔水流滿也水猶有所朝

宗傳云興者水流而入海小就大也喻諸侯朝天子

亦猶是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朝直遙反注皆同

見賢遍反駉彼飛隼載飛載止傳云載之言則也言

隼欲飛則飛欲止則止喻諸侯之自驕恣欲朝不朝

自由無所懼心也○駉惟必反隼息尹反嗟我兄弟邦人諸友

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傳邦人諸友謂諸侯也兄弟同

姓臣也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傳云我我王也莫無

也我同姓異姓之諸侯女自恣聽不朝無肯念此於

禮法為亂者女誰無父母乎言皆生於父母也臣之

道資於事父以事君

而而滿者彼流水也此水之流

當朝宗而入於海小就大也以喻強盛者是彼諸侯也此諸侯亦當朝宗天子臣事君也何為今更不然駢然而疾者彼飛隼其意欲飛則飛欲止則止自由無所畏也以喻彼諸侯欲朝則朝欲否則否自恣無所懼也故責之嗟乎我王兄弟同姓之國及為邦君之人異姓諸侯此同姓異姓汝皆我王之諸友何為自恣不朝無肯念此於禮法為亂者若然則誰無父母乎何者人皆生於父母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故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何為不以事父母之道事京師也諸侯自恣如是王不能禁所以規王也。**水**猶有所朝宗。正義曰云猶者以水無情猶義有朝宗况人而可無朝宗乎朝宗者本諸侯於天子之禮

故箋引大宗伯云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臣之朝君猶水之趨海故以水流入海為朝宗也禹貢亦云江漢朝宗於海彼注云以著人臣之禮見江漢與楚有道後服無道先強故以著義以水入海多矣獨於江漢言朝宗故云著義也大宗伯注云朝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土皆以人事名之水無此情故云著義也○**傳**邦人至父母○正義曰尚書云我友邦冢君是天子謂諸侯為友也邦人有國之辭故知諸友謂諸侯也此經嗟我不通兄弟邦人並責之諸友之文足以容同姓但以同姓為親故先責兄弟兄弟是同姓則邦人諸友為異姓故箋云我同姓異姓諸侯總責之也言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以責不朝於京師故以京師為父母也**傳**申解名京師為父母之意言皆生於父母臣之道責於事父以事君本其恩親以責之故名京師為父母箋云

湯湯

傳

言放縱無所入也

傳

云湯湯波流盛貌喻諸

泗彼流水其流

侯奢僭既不朝天子復不事侯伯
○湯失羊反
駝彼

飛隼載飛載揚
言無所定止也
云則飛則揚喻

諸侯出兵妄相侵伐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

不可弭忘
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
云彼彼諸侯

也諸侯不循法度妄興師出兵我念之憂不能忘也

○蹟并亦反弭
○正義曰沔然而滿
忘彌氏反下同
者彼流水也此水之流湯湯然破
流漫溢無所入既
不注於海復不入大川以興強盛
者彼諸侯也此諸侯奢僭放恣無所事既不朝天子
又不事侯伯駝然而疾飛者彼飛隼則已飛而不息
則又加之遊揚妄相擊害以興被自恣之諸侯則已
不朝天子則又加以出兵妄相侵伐故我念彼不循
道之諸侯為此則起則行妄出兵之事者心為之憂

矣不可止而忘之。傳言放縱無所入。○正義曰言
水放散縱長無所入猶諸侯奢泰放恣無所臣事也
無所者是廣辭非徒不入於海又不注大川以喻諸
侯亦然故箋申之云既不朝天子復不事侯伯以傳
無所入之言知有侯伯之義故下箋亦云王與侯伯
不當察之緣此有侯伯故也定本云放衍無所入集
注云放恣

彼飛隼率彼中陵

云率循也隼之性待鳥

雀而食飛循陵阜者是其常也喻諸侯之守職順法

度者亦是其常也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傳懲止也

云訛為也言時不令小人好詐偽為交易之言使見

怨咎安然無禁止○好呼我友敬矣讒言其興傳疾

正不能察讒也報切云我我天子也友謂諸侯也言諸

侯有敬其職順法度者讒人猶興其言以毀惡之王

與侯伯不當察之

○惡鳥路反○

說

駘彼至其興○正義曰

循彼中陵是其常以興自恣之諸侯亦當守職慎法是其常言諸侯之不可起行妄伐猶飛隼之不可飛揚妄作也諸侯之不守法非直由其自恣然亦由當時不令之小人為詐偽之言使人見怨咎者安然莫之肯禁止之者故致讒言我諸侯之友有恭敬其職事者矣讒人之言其又興起以毀惡之而王與諸侯何以不當察之乎以此令諸侯益不守法也此篇王責諸侯之自恣因疾王之不察讒者先責下而後刺上欲規王令禁察之○**好詐至怨咎○正義曰詐偽交易之言者謂以善言為惡以惡言為善交而換易其辭鬪亂二**

家使相怨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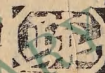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誨宣王也



誨教也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

○鶴鳴草木疏云



鶴鳴二章章九句○正義曰

鶴鳴聞八九里○
已失誨謂教所未知彼諸侯專恣是已然之事故謂之規此求賢者未是已失直以意教故謂之誨敘者觀經而異文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



興也臯澤也言身隱而名著

也
云臯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

也鶴在中鳴焉而野聞其鳴聲興者喻賢者雖隱居

人咸知之
○九臯音羔韓詩云九臯九折

魚潛于淵

或在于渚



良魚在淵小魚在渚



云此言魚之性

寒則逃於淵溫則見於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

出在時君也

○見賢遍反
治直吏反

樂彼之園爰有櫛檀其下

維穉

傳

何樂於彼園之觀乎穉落也尙奮櫛檀而下

其穉

傳

云之往爰曰也言所以之彼園而觀者人曰

有樹檀檀下有穉此猶朝廷之尙賢耆而下小人是

以往也

○樂音洛沈又五孝反注及下同爰音袁
檀音壇穉音託觀音亂反下闕朝直遙反

他

山之石可以爲錯

傳

錯石也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

可以治國

傳

云他山喻異國

○錯七落反說文作厝
云厲石也字林同乎故

反琢涉
角反

傳

鶴鳴至爲錯。凡以爲言鶴鳴於九臯之
中其聲聞於外方之野鶴處九臯人皆聞

之以興賢者隱於幽遠之處其名聞於朝廷之間賢者雖隱人咸知之王何以不求而置之於朝廷乎所以必求此隱者以魚有能潛在淵者或在於渚者小魚不能入淵而在渚良魚則能逃處於深淵以興人有能深於隱者或出於世者小人不能自隱而處世君子則能逃逝而隱居逃逝之人多是賢者故令王求之王若置賢人於朝則人言云我何以樂彼之園而欲往觀之乎曰以上有善樹之檀而其下維有惡木之穉我所以觀焉以興何以樂彼之朝而欲往觀之乎以上有德善之人而其下維有不賢之人我所以往也王得賢則爲人樂觀其朝如此何以不求之非但在朝爲人所親又他山遠國之石取而得之可以爲錯物之用與異國沉滯之賢任而官之可以爲理國之政國家得賢匡輔以成治猶寶玉得石錯琢以成器故須求之也王者雖以天下爲家畿外亦得爲異國也。鄭唯次二句爲異餘同。○臯澤至鳴聲。正義曰鄭以一鳥不鳴九澤而云九臯者然則明深九次也澤者水之所鍾故知澤中水溢出所爲

坎自外數至九於時澤有然者故作者舉之以喻深
遠也鶴者善鳴之鳥故在澤焉而野聞其鳴聲陸機
疏云鶴形狀大如鵝長脚青翼高三尺喙長四寸餘
多純白或有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淮南
子亦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
者聲差下今英人園囿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
良魚至在渚○正義曰毛以潛淵喻隱者不云大魚
而云良魚者以其喻善人故變文稱良也○此言
至則出○正義曰此文止有一魚復云或在是魚在
二處以魚之出沒喻賢者之進退於理為密且教王
求賢止須言賢之來否不
當橫陳小人故易傳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
云天高遠也魚在渚或潛在淵
云時寒則魚去

渚逃於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
穀惡木

也○穀工木反說文云楮也從木穀聲非從木也以
上章上檀下檿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穀惡木

也

穀

穀惡木。正義曰：以上檀、檉類之取其上善

桑荆揚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

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紙謂之

穀皮紙潔白光輝其裏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錯也。好其葉初生可以為茹

錯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祈父刺宣王也

刺

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官非其

人則職廢祈父之職掌六軍之事有九伐之法祈

圻畿同

○祈勤衣反。父音甫下同。

經

二章皆勇力之士責

祈父之辭率此以刺王也。○祈父至畿同。正

義曰：下傳以圻父為司馬故言其所掌之事大司

毛詩疏

卷十一之一 十四

及古閣

馬序云王六軍是掌六軍之事也其職曰掌九伐之法正邦國注云諸侯之於國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云憑弱犯寡則肯之猶人背瘦四面削其地賊賢害民則伐之有鐘鼓曰伐暴內陵外則壇之壇讀如彈置之空彈出其君更立其次賢者野荒民散則削之田不治民不附削其地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執而治其罪正殺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殘滅其為惡犯令陵政則杜之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誅滅去之是有九伐之法也由其軍行征伐事有苦樂為爪牙所怨故言其所掌也此職掌封畿兵甲當作畿字今作圻故解之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

祈尚書作圻

祈父

傳

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

受

云此司馬也

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口若疇圻父謂司馬

也司馬掌祿士故司士屬焉又有司右主勇力之上

○焉此古疇字本或作壽按孔注尚書直留反馬鄭音受

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下

恤靡所止居

傳

恤憂也宣王之木司馬職廢羌戎為

敗

箋

云予我轉移也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

乃王之爪牙爪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

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與羌戎戰於干

敵而敗之時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

爪牙之士

○為王于偽反下母為父同

疏

祈父至止居。正義曰時爪牙之士呼司馬之

官曰祈父我乃王之爪牙之士所職有常不應遷易汝何為移我於所憂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由宣王

不明使人不稱故陳之以刺王。○此司馬至之士
 ○正義曰以傳未明更申其說此司馬職其掌封畿
 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
 也言古亦謂司馬為圻父非獨詩也若疇圻父酒誥
 文也彼注云順壽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畿
 之事與此同意也定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又
 解祈父為爪牙所責之意司馬掌祿士故司士之官
 屬焉是爵祿黜陟由司馬也其屬又有司右之官主
 勇力之士故爪牙屬司馬也司馬主爪牙之士其職
 得爵人今轉爪牙之士於可憂之地故所以怨之也
 司士職曰以德詔爵以功詔祿注引王制曰司馬辨
 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
 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是司士所掌
 以告司馬司馬告於王而進退之處人憂樂皆司馬
 之所為故恨其轉予干恤也因言司馬所掌逆申下
 帳之意司右主勇力之士者司右職曰凡國之勇力
 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注云勇力之士屬焉選右當
 於其中五兵者弓矢受矛戈戟也此王之爪牙即彼

勇力之士故引之也。宣王至為敗。正義曰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史記周本紀云宣王即位四十六年而崩是未有姜戎為敗也。毛知此當姜戎之敗者以宣王之征所往皆克此言轉予于恤有危敗之憂宣王之敗唯姜戎耳故言姜戎為敗以當之自為姜戎所敗而言司馬職廢者以征伐司馬所典故也常武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為大司馬則休父賢者也言職廢者蓋休父卒後他人代之其人不賢故廢職也。我乃至之士。正義曰鳥用爪獸用牙已防衛已身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為喻也當為王閑守之衛者謂防閑守禦之衛也知者以其言爪牙是勇力者也言胡轉予于恤是不應轉而轉之也有勇力而不當轉於憂唯守衛者耳故知當為王閑守之衛也司右止言勇力屬焉不言使之守衛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其屬有虎士八百人其職云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闕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注云舍王出所止宿處閑

三言正
三十一
三十一
樅桓也然則爲王閑守乃是虎賁之屬非司右勇力
士也此言當爲王守衛者周禮司右虎賁連官耳虎
賁掌虎士司右主勇士虎賁之徒旣爲宿衛則司右
之徒亦爲宿衛矣司士正朝儀之位虎士在路門之
右大右在路門之左大右則司右也虎士言其徒不
言其官大右言其官不言其屬明司右與虎賁氏俱
率其屬以衛王互文以相明也不然豈空屬司右無
任役乎以此知爪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衛也此勇
力之士選右當於中若軍右出征則是其常職今恨
移我於憂謂見使從軍則不爲車右蓋使之爲步卒
故恨也傳言姜戎敗不言敗處故申之云戰於于畝
而敗也杜預云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于畝則王師
與姜戎在晉地而戰也國語云宣王不籍于畝虢文
公諫而不聽二十九年戰于于畝孔晁云宣王不耕
籍田神怒民困爲戎所伐戰於近郊則晁意天子籍
田于畝還在籍田而戰則于畝在王之近郊非是晉
地義或然也又解此爪牙之士所以不應從征者以
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王之爪牙之士也小司

徒職曰乃頒此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
寡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
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祈父
旅又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出自六鄉也

予王之爪士傳士事也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傳底

至也履反底爪底爪祈父賈不聰賈誠也賈都胡轉予

于恤有母之尸饗傳尸陳也熟食曰饗傳云已從軍

而母爲父陳饌飲食之具自傷不得供養也用反養

羊亮祈父至尸饗正義曰上恨身無所居此恨
友不得供養責之曰祈父汝誠是不聰慧之人

汝若聰慧何爲移我於憂危之地令我不得居家供
養使我所有尊母令之陳熟食以奉父乎傳熟食

曰饗正義曰對例則飪爲熟食散則通此云尸是陳
之辭明熟食故可陳也傳已從至供養正義曰

千敵之戰王之郊內勝負不至多時而恨其不得代
母為父陳食者時王室既衰戰則恐敗恨其轉已故
舉此以刺不得為多歷時日而恨也許氏異義引此
詩曰有母之尸饗謂陳饗以祭志養不及親徒為論
饗餼生死不爭此文故不駁
之其義當如此箋非為祭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刺其不能留賢也
五尺以上

駒曰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

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繫絆維繫也

永久也願此去者乘其白駒而來使食我場中之苗

我則絆之繫之以永今朝愛之欲留之皎古了反潔白也場前

良反繫陟立反徐又下立反絆音半繫足曰絆所謂伊人於焉逍遙云伊

當作繫繫猶是也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

何遊息乎思之甚也焉於虔反又如白駒四章

皎至逍遙正義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有賢人乘

皎皎然白駒而去者我願其乘此白駒而來食我場

中之苗我則繫絆之維持之謂絆繫其馬留其人以

久今日之朝既思而不來又述而言曰所謂是乘白

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處逍遙遊息乎不知所適言

思見之甚也以久今朝者得賢人與之言語則今日

可長久猶山有樞云且以永日也宣王至維繫

正義曰以宣王之行初善後惡烝民序云任賢使

能周室中興明是初時事此刺不能留賢故知宣王

之末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曰繫鞫鞅鞞杜預云在後

曰鞞則繫之謂絆其足維之謂繫其勒也。食我

場中之苗。正義曰言食苗藿則夏時矣七月注云

春夏為圃秋冬為場場人注云場築地為墀季秋除

圃中為之此宜云圃而言場者以場圃同地耳對則

四時異名散則繼其

本地雖夏亦名場也。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

以永今夕。傳藿猶苗也夕猶朝也。郭反。所謂伊人

於焉嘉客皎皎白駒賁然來思。傳賁飾也。云願其

來而得見之易卦曰山下有火賁賁黃白色也。彼義

反徐音奔毛鄭爾公爾侯逸豫無期。傳爾公爾侯邪

全用易為釋。何為逸樂無期以反也。音洛。慎爾優游勉爾遁思。傳

慎誠也。云誠女優游使待時也勉女遁思度已終



不得見自訣之辭

。遁字又作遯徒遜反徐徒損反度已待洛反下音紀訣音決



皎皎至遁思。正義曰言有賢人乘皎皎然白駒而去者其服賁然而有盛飾已願其來思而得見之也既願而來即賁之公侯之尊可得逸豫若非公侯無逸豫之理爾豈是公也爾豈是侯也何為亦逸豫無期以反乎思而不來設言與之訣汝誠在外優游之事勉力行汝遁思之志勿使不終也極而與之自訣之辭也此來思遁思二思皆語助不為義也。賁賁飾易卦至白色。正義曰賁飾易序卦文山下有火賁易象文也賁卦離下艮上艮為山離為火故言山下有火以火照山之石故黃白色也其卦名曰賁者鄭云離為日日天文艮為石石地文也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之文交相而成賁賁然是也此賁必為賢者之貌箋傳不言貌此思賢者當以車服表之皎皎為馬之貌賁不宜為人之貌蓋謂其衣服之飾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

空大也生芻一束其人如

玉



云此戒之也女行所舍主人之餽雖薄要就賢

人其德如玉然

○芻禁俱反

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云

毋愛女聲音而有遠我之心以恩責之也

○母音無本亦作無

毋字與父母之字不



皎皎至遐心○正義曰言有乘皎皎然白駒而去之賢人

同宜詳之他皆倣此今在彼大谷之中矣思而不見設言形之汝於彼所至主人禮餼待汝雖薄止有其生芻一束耳當得其人如玉者而就之不可以貪餼而棄賢也又言我思汝甚矣汝雖不來當傳書信毋得金玉汝之音聲於我謂自愛音聲貴如金玉不以遺問我而有疏遠我之心已與之有恩恐遂疏已故切恩責之董音信不絕○○空大○正義曰以谷中容人隱焉其空必大故云空大非訓空為大柔柔云有空大谷是空谷大也此云在彼空谷則知其所適上云於焉道遙及於焉嘉客為不知所適之辭者以思之不得故言不知

所在此以賢者隱居必當潛處山谷故舉以為言空
谷非一猶未知其所在也。母愛女聲音。正義
曰定本集
注皆然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刺宣王也

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

之不固

音連

記

黃鳥三章章七句。刺其至不

出而以刺王之由刺其以陰禮教男女之親而不
至篤聯結其兄弟夫婦之道不能堅固令使夫婦
相棄是王之失教故舉以刺之也大司徒十有二
教其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又曰以本俗六
安萬民其三曰聯兄弟是鄭所引之文也言不至
不固鄭以義增之彼注云陰禮謂男女之禮昏姻
以時男不曠女不怨是也謂之陰者以男女夫婦
寢席之上陰私之事故謂之陰禮秋官士師云凡

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是為男女之事為
陰也彼注又云聯猶合也兄弟謂昏姻嫁娶是謂
夫婦為兄弟也夫婦而謂之兄弟者列傳曰執禮
而行兄弟之道何休亦云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
故此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傳興也黃鳥宜集木啄

粟者喻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是失其性○啄○陟前

反此邦之人不我肯穀傳穀善也傳云不肯以善道

與我言旋言歸復我邦族傳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

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傳云言我復反也○妃音配傳

黃鳥至邦族○正義曰言人有禁語云黃鳥黃鳥無
集于我之穀木無啄於我之粟然黃鳥宜集木啄粟

今而禁之是失其性喻婦人述男子禁已云婦人婦人無居我之室無得敢我之食然婦人之在夫家宜居室噉食今夫禁已失其夫婦之所宜也婦人見其如此知必棄已卽與之訣別而去之曰此邦國之人已於我若此則不我肯以善相與是不肯以善道與我也故我今迴旋我今還歸復反我邦國宗族矣言此邦之人復我邦族者言夫與已不善居異所耳不必卽他邦也

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傳不可與明夫婦

之道傳云明當為盟盟信也言旋言歸復我諸兄傳

婦人有歸宗之義傳云宗謂宗子也傳不可至諸兄傳毛以為婦

人既被夫棄已言此邦國之人不可與明夫婦之道今我迴旋我還歸復反我宗族之兄家也。鄭唯不可與盟為異。傳不可至之道。正義曰夫婦之道以義居者也當同居共食今而禁之闇昧於三綱之

道苟欲出之不知婦人非七出不得去是不可與明
 夫婦之道也。明當為盟盟信。正義曰易傳者
 以下云不可與處言其夫不可共處也此云不可與
 明亦當云其夫不可與共盟也若是明夫婦之道其
 明與否夫獨為之非婦所當共故知字誤當作盟也
 曲禮下曰約信曰誓泣牲曰盟盟是信誓之事故云
 盟信也禮諸侯有相背違者盟以信之而不信之人
 既盟復背此婦為夫所薄意欲盟而固之以其無信
 終必棄已故云不可與盟也。婦人有歸宗之義
 正義曰傳於此言歸宗者以婦人之所尊者其是
 也。因此諸兄之文故言歸宗喪服為昆弟之為父後
 者傳曰何以蕃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
 服蕃也此以諸兄為宗之文也彼所言歸宗唯謂夫
 夫以下其妻父母沒有歸寧於宗要被出還家亦為
 歸宗故準彼而言也箋恐謂宗是
 大宗故云謂宗子亦謂宗兄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

榭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
 處居也。○榭苑
 甫反

言旋言歸復我諸父傳

諸父猶諸兄也

黃鳥三章障七句

諸暨圖書
ZHUJI LIBRARY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

毛詩註疏卷第十一 十一之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刺其不正嫁娶之數而有荒


政多淫昏之俗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刺其至之俗。正義曰凡嫁娶之

禮天子諸侯一娶不改其大夫以下其妻或死或出容得更娶非此亦不得更娶此為嫁娶之數謂禮數也昭三年左傳子大叔謂梁丙張趯說朝聘之禮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是謂禮為數也今宣王之末妻無犯七出之罪無故棄之更婚王不能禁是不能正其嫁娶之數大司徒曰以荒政十

有二娶萬民十曰多昏注曰荒凶年也鄭司農云
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彼謂國家凶荒民貧
不能備禮乃寬之使不備禮物而民多得昏今宣
王之時非是凶年亦不備禮多昏豐年而有此俗
故刺王也經云求爾新特言其不以禮來不肯賤
是當時不備禮而昏也詩所述者一人而已但作
者總一國之事而為辭故谷。五美曰。八。知此不以禮昏成風俗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樛昏姻之故言就爾居樛惡木也

云樛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娶之月婦之父

婿之父相謂昏姻言我也我乃以此二父之命故我

就女居我豈其無禮來乎青之也蔽必制反徐又方四反芾方味反

樛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畜養也
書反云宣王之末

男女失道以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

傳

我行至那家○至以

為有人言我行適於野采可食之菜唯得蔽芾然樗之惡木以與婦人言我嫁他族以求夫唯得無行不信之惡夫既得惡夫遇已不善乃責之言我以我父之昏爾父之姻二父勅命之故我就爾而居處為室家耳我豈無禮而來乎而惡我也爾既不我畜養今當復反我之那家矣與之自訣之辭鄭唯上二句記時為異餘同○**傳**樗惡木也○正義曰七月云采荼薪樗唯取薪惡木也○**傳**以秋為昏不得有記時之事王肅云行遇惡木言已適人遇惡人也○**傳**樗之至責之○正義曰樗是木也言蔽芾始生謂葉在枝條始生非木根始生於地也仲春草木可采故言仲春之時嫁娶之月矣婦之父婚之父相謂為昏姻釋親文也此及二章並言昏姻故言二父之命卒羣我止有姻唯據壻之父耳故言汝不思汝老父之命

行其野言采其遂昏姻之故言就爾宿

傳

遂惡菜也

云遠牛藟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

○遂勑六反本又作藟藟本又

作藟徒雷反

爾不我畜言婦斯復

復反也



○正義曰

此釋草無文陸機疏云今人謂之羊蹄定本作牛藟

我行其野言采其藟不思

舊姻求爾新特



藟惡菜也新特外昏也



云藟藟

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壻之父曰姻我采藟之時以

禮來嫁女女不思女老父之命而棄我而求女新外

昏特來之女責之也不以禮嫁必無肯媵之

○藟音福藟音

富女並音汝媵音孕又緇證反

成不以富亦祗以異



祗適也



云

女不以禮為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亦適以此目

異於人道言可惡也

○祗音支 惡鳥路反

義

曰娶妻者受之 不怠至以異○正

之命故今引以責之言父本命汝以我為妻汝何不

息億舊時老父之命反棄我而求汝新外昏特來之

女也汝如是不以禮為室家誠不以為是而得富亦適

可以此異於人耳人悉借老汝獨相棄是異於人也

○**傳**蓄惡菜新特外昏○正義曰陸璣疏云蓄一名

蓄幽州人謂之燕蓄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燉之

饑荒之歲可蒸以禦飢昏姻對文則男婚女姻散則

通故外來之婦為外昏也○**傳**不以至媵之○正義

曰此解新特之義特謂獨來夫家由不以禮嫁必無

人肯媵送之故獨來也禮大夫乃一妻二妾是有姪

娣為媵士庶人則不能備矣此詩所述下及庶人本

自無媵而云無肯媵者釋言云媵送也妾送嫡而行

故謂妾為媵媵之名不專施妾凡送女適人者男女

皆謂之媵僖五年左傳晉人滅虞執其大夫井伯以

媵秦穆姬史傳稱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是送女者雖

男亦名媵也此不以禮嫁其父母之家男子婦女皆

無肯媵之故獨來耳
非謂當有姪娉媵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干宣王考室也



考成也德行國富人民殷衆而

皆佼好骨肉和親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既成而

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

又祭祀先祖

落如字始也或作樂非



斯干九章

二章三章四章五章章五句六章七句七章五句
八章卒章章七句。正義曰作斯干詩者宣王考

室也考成也宣王既德行民富天下和親乃築廟
寢成而與羣臣安燕而樂之此之謂成室也人之

所居曰室宮寢稱室是其正也但君子將營宮室
宗廟為先故鄭以為亦脩宗廟室是總稱言室也

以兼之毛傳不言廟王肅云宣王脩先祖宮室儉
而得禮孫毓云此宣王考室之詩無作宗廟之言
孫王並云述毛則毛意此篇不言廟也築室必先
脩廟但作者言不及耳經雖皆是考室之事正指
其文則乃安斯寢是也故箋云寢既成乃鋪席與
羣臣安燕為歡以樂之是考室之事也宣王中興
賢君其所以作者非欲崇飾奢侈妨害民務國富
民豐乃造之耳故首章言天下親富二章乃作之
三章言作之攻堅四章言得其形制五章言庭室
寬明六章乃言考之也既考之後居而寢宿下至
九章言其夢得吉祥生育男女貴為王公慶流後
裔因考室而得然故考室可以兼之也○考成
至先祖○正義曰考成釋諸文德行者即秩秩斯
干是也國富者幽南山是也人民殷衆而皆佼
好次二句是也骨肉和親即下三句是也宣王承
亂離之後先務富民富情親乃使之築宮廟羣
寢築作既成其廟則神將休焉則以禮釁塗之其
寢則王將居焉設盛食燕羣臣歌斯干之詩以歡

樂之此之謂成室也言成者非直築成而已通謂
 國富民和樂共作力以成其事廟則既為釁禮使
 神得安焉室則既為歡燕使人得處焉人神各有
 攸處然後謂之為成故言此之謂成室以結之說
 文云釁血祭也賈逵云殺而以血塗鼓謂之釁鼓
 則釁者以血塗之名雜記下曰成廟則釁之其禮
 雍人拭羊舉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剖羊血流於前
 乃降是釁廟禮也昭四年左傳叔孫為孟丙作鐘
 饗大夫以落之服虔云釁以豶豚為落則又一名
 落蓋謂以血澆之也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
 釁注云設盛食以落之即引檀弓晉獻文子成室
 諸大夫發焉是樂之事下箋亦云安燕為歡以樂
 之是也據經乃安斯寢是考室之事而於經無釁
 廟之云鄭云而釁之者鄭以似續妣祖為築宮廟
 廟成必當釁室尚燕樂明廟釁可知也雜記之文
 廟成則釁寢成則考此序言考室箋得兼云釁廟
 者此考之名取義甚廣乃國富民殷居室安樂皆
 是考義猶無羊云考牧非獨據一燕食而已故知

考室之言可以通釁廟也言歌斯干之詩以樂之者歌謂作此詩也宣王成室之時與羣臣燕樂詩人述其事以作歌謂作此詩斯干所歌皆是當時樂事故云歌斯干之詩以樂之非謂當樂之時已有所斯干可歌也本或作樂以釁又名落定本集注皆作落未知孰是云宗廟成則又祭先祖敘君子攸躋之言箋以躋謂升廟祭祀故又言此以敘之

秩秩斯干幽南山

傳

與也秩秩流行也干澗也幽幽

深遠也

箋

云與者喻宣王之德如澗水之源秩秩流

出無極已也國以饒富民取足焉如於深山

○秩直乙反澗

音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傳

苞本也

箋

云言時民殷衆

如竹之本生矣其佼好又如松栢之暢茂矣兄及弟

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傳猶道也

箋

云猶當作瘡瘡

病也言時人骨肉用是相愛好無相詬病也

○好呼報反猶

毛如字鄭改作瘡

注

秩秩至猶矣○毛以為秩秩然

羊主反詬呼豆反

出無極已者此澗水之流也以

興施無有窮者此宣王之德也言王德之無窮猶澗

水流之不竭幽幽然深遠材物豐積者南山也以興

貨殖盈足者王國也王貨物豐殖民用饒足亦似深

山之有材也民既豐富得以生長故其民眾多如竹

之叢生根本之衆矣其長大又佼好如松木之葉常

冬夏暢茂無衰落矣其兄與弟矣用能相好樂矣無

相責以道矣○鄭唯無相詬病為異餘同○**傳**干澗

○正義曰釋山云夾水曰澗不訓干為澗正以秩秩

宜為流貌斯干共秩秩連文與南山相對故知干為

澗也漸卦鄭注云于謂大水之傍故停水處者彼以

鴻之所居故為舊停水處與此異也○**傳**國以至浮

山○正義曰言宣王國富民又饒是取則有之如於

山之取材故以喻焉言國富者國以民為體正謂民
間饒足非聚財於官民取官材也○**言**時民至茂

矣○正義曰以竹言苞而松言茂明各取一喻以竹
筍叢生而本穉松葉隆冬而不彫故以為喻其實竹

葉亦冬青禮器曰如竹籥之有筍如松栢之有心故
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是也○**傳**猶道○正義曰釋

話文○**義**猶當至詬病○正義曰箋以劑猶與相好
對文言無相猶矣當謂無相惡之事若相責以道未

是傷義賊恩雖無此事未足多善不當舉以為詠也
角弓曰不令兄弟交相為諉則相病是兄弟之惡事

猶諉聲相近故知字誤也言詬罵相病害也
似續妣祖**傳**似嗣也云似

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巳成其宮廟也妣先


妣姜嫫也祖先祖也○似毛如字妣必履
反嫫本或作原音同**築室百堵**


西南其戶**傳**西鄉戶南鄉戶也
傳云此築室者謂築

燕寢也百堵百堵一時起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

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廟

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鄉本又作嚮

同許亮反下同 **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云爰於也於是居於

是處於是笑於是語言諸寢之中皆可安樂 ○樂音洛 

似續至爰語。毛以為言王既能使國富和親則又嗣續先祖先妣之功故築其居室百堵皆起或西其

戶或南其戶言路寢羣室皆作之也作之既成乃於是居於是處於是笑於是語焉先妣後祖者取會韻

也又以下有男女安寢之事故兼云先妣。鄭以為宣王既以於國門之左在巳之地繼續立先妣姜嫄

先祖后稷以下之廟然後乃宮內築燕寢之室百堵同時起之比一房之室為西其戶比宗廟路寢之室

爲南其戶於是燕寢之中居處笑語焉燕寢言築及
百堵之戶則宗廟與明堂路寢亦築而同時有戶制
可知宗廟言所立之地則燕寢亦有其處各舉義顏
以言耳。○似續至先祖。○正義曰箋以似續同義
不須重文故似讀爲已卒之已巳與午比辰故連言
之直讀爲已不云字誤則古者似巳字同於穆不已
師徒異讀是字同之驗也周禮左宗廟在雉門外之
左門當午地則廟當巳地也謂既在巳地而續立其
妣祖之廟然後營宮室故云謂已成其宮廟也君子
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故知已成其宮廟乃築室也知
妣是先妣姜嫄者以特牲少牢祭祀之禮皆以其妃
配夫而食無特立妣之廟者春官大司樂職舞大濩
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妣先於祖用樂別祭則
周之先妣有不繫於夫而特立廟矣閔宮生民說姜
嫄生后稷以配天爲周之王業則周之先妣特立廟
者唯姜嫄耳此妣文亦在祖上故知是姜嫄也祖先
祖不斥號謚則后稷文武兼親廟亦在其中司樂七
廟同用樂言先祖以總之明先祖之文兼通諸廟也

○西至鄉戶。正義曰：傳不言此為路寢之制，則此據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耳。推此有東嚮戶，北嚮戶，故孫毓云：猶南東其畝。○此築至戶爾。正義曰：以上為立廟，故此為居室。然以續妣祖之言，文中不容路寢，則築室百堵，路寢亦宜在焉。獨言此築室，謂築燕寢者，路寢作與燕寢同時，而制與宗廟相類。此西南其戶，非路寢之制，故特言燕寢其路寢文，雖不載，亦作之。可知言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者，以天子之燕寢即諸侯之路寢禮。諸侯之制也有夾室，又士喪禮小斂婦人髮於室而喪大記諸侯之禮云：小斂婦人髮帶麻於房中，以士喪男子括髮在房，婦人髮於室，無西房故也。士喪禮婦人髮於室，在男子之西，則諸侯之禮婦人髮於房，亦在男子之西，是有西房矣。有西房自然有東房，是諸侯路寢有左右房也。天子路寢既制如明堂，自然燕寢之制當如諸侯路寢，故知天子之燕寢有左右房也。既有左右則室當在中，故西其戶者，異於一房之室戶也。大夫以下無西房，唯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

與房相近此戶正中比之爲西其戶矣知大夫以戶
止一房者以鄉飲酒義云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
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爲中也但大夫禮直
言房不言東西明是房無所對故也若然特牲云豆
籩銅在東房者鄭注云謂房中之東當夾北非對西
戶也鄉飲酒記云薦出自左房鄉射記云出自東房
者以記人以房居東在左因言之記非經無義例也
又解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西戶是
燕寢之室獨一南戶耳故言西其戶也知宗廟及路
寢制如明堂者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又月令說
明堂而季夏云天子居明堂太廟以明堂制與廟同
故以太廟同名其中室是宗廟制如明堂也又宗廟
象生時之居室是似路寢矣故路寢亦制如明堂也
又匠人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注云世
室宗廟也重屋者王宮正室若大寢也明堂者明政
教之堂也此三者不同而三代各舉其一欲互以
相通故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
互言之以明其同制是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也彼

三者並陳此言如明堂者以周制舉明堂爲文故以宗廟及路寢制如之也彼文說世室曰五室四傍兩夾窻注云窻助戶爲明也每室四戶八窻以言四傍是四方傍開又云兩夾窻是一戶兩窻夾之以此知每室四戶也宣王都在鎬京此考室當是西都宮室顧命說成王崩陳器物於路寢云胤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窻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若路寢制如明堂則五室皆在四角與中央而得左右房者鄭志答趙商云成王崩之時在西都文王遷豐作靈臺辟靡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故喪禮設衣服之處寢者夾室與東西房也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玉城如鄭此言則西都宗廟路寢依先王制不似明堂此言如明堂者鄭志答張逸云周公制禮建國土中洛誥王入太室裸是也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未必如周公之制以此二答言之則鄭意以文王未作明堂其廟寢如諸侯制度乃周公制禮建國土中以洛邑爲正都其明堂廟寢天子制度皆在玉城爲之其鎬京則別都耳先

王之宮室尚新周公不復改作故成王之崩有二房之位由承先王之室故耳及厲土之亂宮室毀壞先王作者無復可因宣王別夏修造自然依天子之法不復作諸侯之制故知宣王雖在西都其宗廟路寢皆制如明堂不復如諸侯也若然明堂周公所制武王時未有也樂記說武王祀乎明堂者彼注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知者以武王既伐紂為天子文王又已稱王武王不得以諸侯之制為父廟故知為明堂制也。於是至安樂。正義曰居處義同以寢非一散言之耳此文雖承燕寢之下理亦兼有路寢周禮注云王路寢一小寢五下又后六宮此文亦可兼之故云諸寢之中皆可安樂。

椽之橐橐



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橐橐用力也



云約謂縮板也椽謂擗土也

○閣音各椽陟角反橐音託本或作拆縮所六反擗呂忱丈牛反沈呂菊反說文音勅周反引也從手雷聲

風雨攸除鳥鼠攸去

君子攸芋

傳

芋大也

釋

云芋當作懣懣覆也寢廟既

成其牆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也其堅致則鳥鼠之

所去也其堂室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除直慮反去也芋毛香

于反鄭火只反或作吁殺所界反約之至攸芋○

致直置反本亦作緻同稱尺證反肥毛以為王本作

羣寢之時以繩約縮之繩在板上歷歷然均謂繩均

板直則牆端正也既投土於板以杵椽築之皆橐橐

然用力勤力而築則牆牢固也至若王寢既成其牆

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其築作堅緻則鳥鼠之所去

君子於是居中所以自光大也○鄭以為宮宗廟羣

寢下句君子之所覆蓋為異○肥約謂至搗土○正

義曰繇云縮板以載是鄭所據也縮約皆謂以繩纏

束之若今之牆衽也此椽之橐橐猶繇云築之登登

故傳皆以為用力如椽杵之椽正謂以杵築之也言

椽謂搗土者取壤土投之板中搗使平均然後椽之

也播者以手平物之名故字從手。○**傳**芋大。○正義

曰孫毓云宮室既成君子處之所以為自光大。○

芋當至覆蓋。○正義曰芋當作撫讀如亂如此撫以

聲相近故誤耳。撫覆也。鄭以義言之爾雅無此訓也

以下攸躋為君子所升攸寧為君子所安則知此為

君子所覆故云其堂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故反以

類上去鳥鼠除。○**如跂斯翼**。○如人之跂竦翼爾。○**音企**

風雨之勢同也。○**如矢斯棘如鳥斯革**。○棘稜廉也。草翼也。○**音**

竦粟。○**如矢斯棘如鳥斯革**。○棘稜廉也。草翼也。○**音**

勇反。○**如矢斯棘如鳥斯革**。○棘稜廉也。草翼也。○**音**

棘戟也。如人挾弓矢戟其肘如鳥夏暑希草張其翼

時。○棘居力反。韓詩作枋枋。○**如鳥斯革**。○**音**

詩作勒云超也。稜力登反。挾子沓反。又子協反。又

音協肘。○**如翬斯飛君子攸躋**。○**躋**升也。○**音**

張九反。○**如翬斯飛君子攸躋**。○**躋**升也。○**音**

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如者皆謂廉隅**

及古閣

詩疏

之正形貌之顯也翬者鳥之奇異者也故以成之焉

此章主於宗廟君子所升祭祀之時翬音輝雉名說文云大飛也

躋子如如跂至攸躋毛以為言宮室之制如人跂

西反是是竦此臂翼然如矢之鏃有此稜廉然如鳥

之舒此革翼然如翬之此奮飛然宮室如此之美君子

取於跂言跂則人可知也又人手似鳥翼以為韻言

如矢稜廉以喻四隅廉正也其斯草斯飛言簷阿之

勢似鳥飛也翼言其體飛象其勢各取喻也鄭以

此章論宗廟如矢斯棘如人挾弓矢戟其肘亦喻之

稜廉君子攸躋言升祭為異耳棘稜廉正義

曰言稜廉則指矢鏃之角為棘鳥蓋古有此名棘戟至翼時正義曰古語謂棘為戟故明掌位曰越棘大弓隱十一年左傳曰子都拔棘皆戟也言如人挾弓矢戟其肘者謂射者左手刑弓而不手彎之

則戢其肘請右手之肘亦喻室之外廉隅也如鳥夏
暑又希葦張其翼者堯典曰仲夏鳥獸希葦注云夏
時鳥獸毛疏皮見則言葦者謂夏暑毛希皮葦露見
於此之時必舒其羽翼故不言翼而言葦解其言葦
之本意。○躋升。○正義曰釋詁文孫毓云君子之
所升處。○伊洛至之時。○正義曰伊洛而南素質
五色皆備成章曰翟釋鳥文李巡曰素質五采備具
文章鮮明雉白質五色為文鳥如此色者希故云鳥
之奇異者故以成之解比象既多最後言翟意也下
云君子攸寧是寢息其中此言攸躋則是君子升下
登上之辭王所尊者唯宗廟耳故知此章上
宗廟言祭祀之時下章主寢室言燕息之時

庭有覺其楹

釋

殖殖言平正也有覺言高大也

釋云

覺直也

○殖市
力反

噲噲其正噦噦其冥

釋

正長也冥幼

也

釋

云噲噲猶決決也正晝也噦噦猶燭燭也冥夜

也言居之晝日則快快然夜則熒熒然皆寬明之貌

○噲音快正音政噦呼會反冥毛莫形反鄭莫定反

長王丁丈反崔直良反幼王如字本或作窈崔音杏

熒音謂呂忱

云火光貌

君子攸寧

云此章主於寢君子所安

燕息之時補補至攸寧○毛以為補補然平正者

寢之楹柱也言宮寢庭既平正楹又高大宜王之所

與翔列聚集於此者皆是讓德有禮之士噲噲然寬

博其羣臣之長者噦噦然閑習其羣臣之幼者長幼

有禮君子所以安也○鄭以為言寢室補補然其庭

平正有調直者其楹柱庭平柱直處所寬明快快然

其晝日居之也熒熒然其夜冥居之也院寬空明書

夜俱快君子之所安息也補補有覺言高大○覺

直○正義曰覺之為訓為大為直故禮記注云覺大

也直也傳以屋之為美在於高大箋以柱之為善貴

於調直故異訓也補補正長冥幼○正義曰正長釋

詁文冥幼釋言文王肅云宣土之臣長者寬博噲噲
然少者閑習噦噦然夫其所與翔於平正之庭列於
高大之楹皆少長讓德有禮之士所以安也傳意或
然而本或作冥幼者爾雅亦或作窈孫炎曰冥深闇
之窈也某氏曰詩曰噦噦其冥為冥窈於義實安但
於正長之義不允故據王注為毛說冥所以得為幼
者郭璞曰幼釋者冥昧也。噲噲至之貌。正義
曰箋以此說宮室之形狀庭楹之平直不得有長幼
之義故以正為畫冥為夜快
快媚媚為宮室寬明之貌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



云莞小蒲之瘖也竹葦曰簟寢既成乃鋪席與羣臣

安燕為歡以樂之

○莞音官徐又九完反草叢生水
中莖圓江南以為席形似小蒲而

實非也鋪音吳反又音
敷樂音洛本亦作落

乃寢乃興乃占我夢



言善

之應人也



云興夙興也有善夢則占之

○應應
對之應

吉

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云熊羆之獸虺蛇之

蟲此四者夢之吉祥也

虺許鬼反蛇市奢反

疏

下

至維蛇。正義曰宣王命人下鋪莞蒲上施篔簹席乃與羆臣安燕為歡樂於此寢室之中歡樂已訖乃於其中寢寐焉至晨乃興起焉於寐時有夢乃占我所謂夢之事其吉夢維何事乎維夢見熊羆與虺蛇耳言乃占我夢者王自言已夢命人占之下文大人占之乃是他人為王占夢也言吉夢者當時未有吉凶據後占之為吉故探言焉此乃安斯寢之下無傳毛氏為燕與否未可明也。○**莞**小蒲至落之。○正義曰釋草云莞苻離某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苻離楚謂之莞蒲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為莞蒲今江東謂之苻離西方一名蒲用為席言小蒲者以莞蒲一草之名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有大小為席精麤故得為兩種席也知莞用小蒲者以司几筵設席皆麤者耳下美者在上一其職云諸侯祭祀之席蒲筵續純如

莞席紛純以莞加蒲明莞細而用小蒲故知莞小蒲
之席也竹葦曰簟者以常鋪在上宜用堅物故知竹
簟也且詩每云簟菲用為車蔽是竹簟可知以此考
室之詩室之初成當有燕樂故為寢室既成鋪席與
羣臣安燕為歡以樂之也定本作落此下莞上簟雖
是與羣臣燕樂之席其室內寢臥衽席亦當然也士
喪禮者士禮也云下莞上簟衽如初則平常皆莞簟
也其寢臥之席自天子以下宜莞簟同。○言善之
應人。正義曰夢者應人之物善惡皆然此據下文
言吉夢故云善之應人也故占夢云獻吉夢於玉又
曰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是夢有善惡也。○熊
羆至吉祥。正義曰以熊羆曰是而毛謂之獸虺蛇
無足之物故謂之蟲也生男女之徵故四者夢之吉
祥釋獸云羆如熊黃白文舍人曰羆如熊色黃白也
郭璞曰似熊而長頸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樹木關西
呼曰貊羆釋魚云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食人曰蝮
一名虺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孫炎曰江漢
以南謂虺為蝮廣三寸頭如拇指有牙最毒郭璞曰

此自一種蛇人自名為蝮虺今蛇細頸大頭色如文
 綬文間有毛似猪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寸一名
 反鼻如虺類足以明此自一種蛇如郭意此蛇人自
 名蝮虺非南北之異蛇實是蟲以有鱗故在釋魚耳
 魚亦蟲之屬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
 維熊維羆

子之祥



云大人占之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也

熊羆在山陽之祥也故為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

故為生女

○大音泰後大人同



大人至生女○再義曰以

占之明其法天人所為故云聖人占夢之法古之聖
 人有法解則占之故左傳文公之夢子犯占之簡子
 之夢問諸史墨不必要占夢之官乃得占也此及無
 羊皆云大人占之則占夢者聖人之法正周云有儀
 故老訊之占夢譏之者以王不尚道德專信讖祿侮
 慢故老故刺之不謂夢不當占也熊羆亦羆是山獸

亦居澤在穴故韓奕云川澤訐訐有熊有羆秋官兕氏注云熊羆之屬冬藏者也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是也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



半珪曰璋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



云男子初生

而臥於牀尊之也裳晝曰衣也衣以裳者明當主於

外事也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正以璋者明成之有

漸○衣於既反注衣以裳下衣之袂同璋音章

其泣嗶嗶朱芾斯皇家室

君王



云皇猶煌煌也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室

家一家之內宣王將生之子或且為諸侯或且為天

子皆將佩朱芾煌煌然

○嗶音橫華彭反沈又呼彭反聲也芾音弗煌音自



乃生至君王。毛以為王前夢熊羆果有效驗。乃生
 男子矣。生訖則寢臥之於牀尊之。又則衣著之以裳
 玩弄之。以璋也。裳明習為卑。下璋見效。奉臣職時已
 其泣聲大。嗶嗶然。至其長大。皆佩朱芾於此。煌煌然
 由王家室之內。或為諸侯之君。或為天子之王。故皆
 佩朱芾也。鄭唯裳為主外事。璋比德之。有漸餘同
 ○**傳**半圭至之職。正義曰。知璋半圭者。典瑞云。四
 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
 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故知半圭曰璋。
 裳下之飾。易文言也。裳為下飾。以璋配裳。故知見臣
 之職也。宣王子孫當為君而言。臣下者。王肅云。言無
 生而貴之也。明欲為君。父畜先。知為臣子也。璋而得
 為臣職者。王肅云。羣臣之從。五行禮者。奉璋又棧樸
 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箋**男子至有漸。○正
 義曰。箋以下章與此相對。以下女子寢之地。明男子
 生而臥之牀尊之也。以下載衣之。楊楊是夜臥之衣。
 故云裳書日衣也。一畫。夜明取內外為義。故知男
 子衣以裳。明當主外事。女子衣以楊。明當主內事也。

女子弄之瓦瓦紡塼也以女子之所有事明玩以璋者亦男子之所有事君子於玉比德焉故知以璋欲其比德也玉不用珪而以璋者明成人之有漸璋是圭之半故言漸也下句乃言其泣嗶嗶則此所陳皆在孩幼禮記鄭注云人始生在地男子已寢之牀又非始生也蓋聖人因事記義子之初生暫行此禮不知生經幾日而爲之也何則女子不可恆寢於地竟無裳男子亦不容無祿且甫言其泣則未能自弄璋明暫時示男女之別耳○**帝**者至黃朱○正義曰箋以經言室家君王則有諸侯與天子而不言朱芾故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也芾從裳色祭時服纁裳故芾用朱赤但芾所以明尊卑雖同色而有差降乾鑿度以爲天子之朝朱芾諸侯之朝赤芾朱深於赤故內封注云朱深云赤是矣此論諸侯則王子或封畿內或以功德外封皆爲諸侯也而文同朱芾明對文則朱赤深淺有異散之則皆謂之朱故天子純朱明其深也諸侯黃朱明其淺也舉其大色皆得爲朱芾也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

衣之裋載弄之瓦

傳

裋襦也瓦紡塼也

箋

云臥於地

卑之也襦夜衣也明當主於內事紡塼習其一有所

事也

○裋他計反韓詩作禘音同襦音保齊人名小兒被為禘紡塼反塼音專本又作專

無

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懼

傳

婦人質無威儀

也懼憂也

箋

云儀善也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

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婦人之事惟議酒食爾無

遺父母之憂

○詒本又作貽以之反遺也懼本又作離力馳反遺唯季反

疏

乃生女至

詒懼○毛以為前夢虺蛇今乃生女子矣生訖則寢臥之於地以甲之則又衣著之以襦衣則坑弄之以紡塼習其所有事也此女子至其長大為行謹慎無所非法質少文飾又無威儀唯酒食於是乃謀議之

無於父母而遺之以憂也。若婦禮不謹，為夫所出，是遺父母以憂，言能恭謹不遺父母憂也。鄭唯以儀為善為異餘同。○**圖** 陽禛也。瓦紡塼。○正義曰：書傳說成王之幼云在襁褓，褓縛兒被也。故箋以為夜衣以璋是全器，則瓦非瓦礫而已。故云瓦紡塼，婦人所用瓦唯紡塼而已。故知也。毛以裳為下飾，則禛不必主內事。侯苞云：示之方也。明禛制方，令女子方正事人之義。○**圖** 婦人質無威儀。○正義曰：以婦人少所交接，故云質無威儀。謂無如丈夫折旋揖讓棟棫之多。其婦容之儀，則有之矣。故東山曰：九十其儀，言多儀也。○**圖** 儀善至非婦人。○正義曰：儀善釋詁文也。言有非有善皆非婦人之事。婦人從人者也。家事統於尊，善惡非婦人之所有耳。不謂婦人之行無善惡也。

斯千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無羊宣王考牧也

圖 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

興而復之至此而成謂復先王牛羊之數

疏

無羊四章

章八句。正義曰：作無羊詩者言宣王考牧也。謂

宣王之時牧人稱職，牛羊復先王之數，牧事有成。

故言考牧也。經四章言牛羊得所，牧人善牧，又以

吉夢獻王國家，將有休慶，皆考牧之事也。○厲

王至之數。正義曰：此美其新成，則往前嘗廢，故

本厲上之時，今宣王始興而復之，選牧官得人，牛

羊蕃息至此，而牧事成，功故謂之考牧。又解成者

正謂復先王牛羊之數也。言至此而成者，初立牧

官數未即復至此，作詩之時而成也。王者牛羊之

數，經典無文，亦應有其大數。今言考牧，故知復之

也。周禮有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

人，又有牛人、羊人、犬人、雞人、唯、無豕人、鄭以爲豕

屬司空，冬官亡，故不見夏官。又有牧師，主養馬。此

宣王所考，則應六畜皆備。此獨言牧人者，牧人注

云：牧人養牲於野田者，其職曰掌牧六牲而阜蕃

其物，則六畜皆牧人主養，其餘牛人、羊人之徒各

掌其事以供官之所須則取於牧人非放牧者也
羊人職曰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買牲而似
之是取於牧人之事也唯馬是國之大用特立牧
師圉人使別掌之則蓋擬駕用者屬牧師令生息
者屬牧人故牧人有六牲鄭云六牲謂牛馬羊豕
犬雞是牧人亦養馬也此詩主美放牧之事經有
牧人乃夢故唯言牧人也牧人六畜皆牧此詩唯
言牛羊者經稱爾牲則其主以祭祀為重馬則祭
之所用者豕豕犬雞則比牛羊
為卑故特舉牛羊以為美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犝



黃牛

黑脣曰犝



云爾女也女宣王也宣王復古之牧法

汲汲於其數故歌此詩以解之也誰謂女無羊今乃
三百頭為一羣誰謂女無牛今乃犝者九千頭言其

多矣足如古也

○犇本又作犇而純反

爾羊來思其角濺濺

○

聚其角而息濺濺然

○

云言此者美畜產得其所

○

本又作解亦作戢

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

呵而動其

耳濕濕然

○濕始立反又尸立反又處立反呵本又作鬪亦作齡丑之反一音初之反郭注爾

雅云食已復出嚼之也今

○

黃牛黑唇曰犇○正

江東呼齡為齧音漏洩也

○

義曰釋畜云黑唇曰犇

傳言黃牛者以言黑唇明不與深色同而牛之黃者

衆故知是黃牛也某氏亦曰黃牛黑唇曰犇○

宣玉至如古○正義曰以誰謂是發問之辭○

羣九十其犇是報答之語故知宣玉汲汲於其數詩

人歌此以解之也羊三百頭為羣故一羣有三百不

知其羣之有多少也犇者九十頭直知犇者有九十

亦不知其不犇者之數也以一羣三百直犇

者九十則羊多牛衆故云足如古之法也

或降于

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

傳

訛動也

傳

云言此者美其

無所驚畏也

傳 訛五戈反又五何反韓詩作譌譌覺也

爾牧來思何蓑何

笠或負其餼

傳

何揭也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

傳

云言此者美牧人寒暑飲食有備

傳 何何可反又音河下及注同蓑素

戈反草衣也笠音立餼音侯揭音竭又其謁反

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傳

黑毛

色者三十也

傳

云牛羊之色異者三十則女之祭祀

素則有之

傳 素色白反

傳

蓑所以至禦暑○正義曰蓑唯備雨之物笠則元以禦暑兼

可禦雨故良耜傳曰笠所以禦暑雨也既夕禮亦有蓑注俱以為禦雨不以笠禦暑者以彼蓑笠同橐車所載橐車潦車也為雨而設故不同也○**傳**異毛色者三十○正義曰經言三十維物則每色之物皆有

三十謂青赤黃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祭祀之牲當用五方之色故箋云汝之祭祀索則有之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雝以雄

爾

云此言牧人有餘

力則取薪蒸搏禽獸以來歸也麤曰薪細曰蒸

○蒸之丞

反搏音博下同亦作捕音步

爾卒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

爾

矜

矜兢兢以言堅彊也騫虧也崩羣疾也

○兢兢其冰反騫起虔反

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麾

肱臂也升升入牢也

麾

云此

言授馴從人意也

○麾毀皮反肱古弘反馴音巡又常遵反

訓

騫虧

○正義曰定

本亦然集注虧作曜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旒維旗矣

旒

云牧人

乃夢見人衆相與捕魚反夢見旒與旗占夢之官得

而獻之於官王將以占國事也

○旄音兆
旗音餘

大人占之

衆維魚矣實維豐年

○

陰陽和則魚衆多矣

○

云魚

者庶人之所以養也今人衆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

供養之祥也易中孚卦曰豚魚吉

○養羊亮反下
同供九用反

旄

維旃矣室家溱溱

○

溱溱衆也旄旃所以聚衆也

○

云溱溱子孫衆多也

○秦側
巾反

○

牧人至溱溱○正義曰牧人所牧旣暇乃

復爲王興夢夢見衆人維相與捕魚矣又夢見旄維旃矣牧人旣爲此夢以告占夢之官占夢之官又獻

之於王王乃令以大人占夢之法占之夢見衆維魚矣者實維豐年是歲熟相供養之祥夢見旄維旃矣

者室家溱溱是男女衆多之象歲熟民滋是國之休慶也○○牧人至國事○正義曰知者以下云大人

占之是王使占之明有所由得達於王夢事夢官所
掌明本牧人既作此夢不知吉凶以問占夢之官占
夢知其爲國之祥故獻之也占夢職曰歲終獻吉夢
於王王拜受之彼所獻者謂天下臣民有爲國夢者
其官得而獻之非占夢之官身自夢也故知此占夢
之官得而獻之所夢是年豐歲熟民衆之祥故知以
占國事○**傳**陰陽至衆夢○正義曰以魚麗之義言
之太平而萬物盛多故知陰陽和經言衆維魚矣乃
謂捕魚者多**傳**云魚多者言由魚多故捕者衆解人
其捕之意○**傳**魚者至豚魚吉○正義曰魚者庶民
之所以養者以庶民不得殺犬豕雜捕魚以食之是
所以養也歲穀不熟則無以相養會衆人相與捕魚
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引易中孚卦曰豚魚吉者孟
子曰七十者可以食雞豚豚魚俱是養老之物故引
之以證魚可供養也彼注云三辰在亥亥爲豕爻失
正故變而從小名言豚耳四辰在丑丑爲豮豮豮豮
魚之微者爻得正故變而從大名言鯨耳三體兌兌
爲澤四上值天淵二五皆坎爻坎爲水二侵澤則

利五亦以水灌淵則魚利豚魚以喻小民也而為
君賢臣恩意所供養故吉如彼注意以豚魚喻小民
與此乖者以彖云豚魚吉信及豚魚喻則澤
及民觀彖為說此則斷章取義故不同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鴻鴈之什十篇三十二章二百三十句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